

联系我们 ——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2016
3月上
故事会®
STORIES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5
你读着故事 我读着你
ONE
封面画作者 海人

《故事会》文摘版，不只是好看






真情 大城小事，真情实感，尽在《故事会》文摘版中。这里记录了您温馨的家庭，懵懂的青春，艰苦的拼搏……您的精彩生活就是《故事会》文摘版的最佳代言。

真知 您知道唐诗能流传至今的原因吗？您知道近代文人是如何“春运”的吗？您知道为什么“越想考好，越容易发挥失常”吗？您知道“餐厅前几页的菜单都很吓人”背后的道理吗？在《故事会》文摘版，您都能找到答案。我们与您一起在故事中学习，在故事中成长。

真趣 这里不仅有笑点十足的故事和段子，还有更多好玩有趣的板块等着您。侃点故事的讨论区，让您一吐为快！闲暇时刻，还能拿起手机，扫一扫故事中的二维码，享受一场精妙的视听盛宴，并将喜欢的故事分享到朋友圈，来一场听说读看的故事旅行！

3月18日前，凡通过邮政汇款订阅2–4季度《故事会》文摘版者，可9折优惠，9期杂志原价36元，现优惠价32.4元。汇款地址：上海市黄浦区绍兴路74号，邮编200020，收款人：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版发行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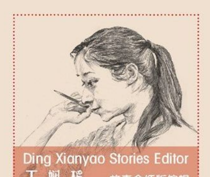
期期精彩，篇篇好看，《故事会》文摘版，值得拥有！

订阅方式

1.前往邮局，提供邮发代号4-900，可破季订阅；
2.登录中国邮政报刊订阅网http://bk.11185.cn/，搜索邮发代号4-900订阅；
3.拨打11185，按0号进入人工服务，联系邮政人员上门订阅；
4.登录《故事会》淘宝官方网店https://shop36332989.taobao.com/或扫描二维码进入快捷订阅。



藏一点



我有个朋友是学霸，哪哪都优秀，就是情路有点坎坷。他去了次高品质的相亲会，现场的男女嘉宾都是人中龙凤，个个光彩照人，但朋友仍是一无所获。

他有点不平静："我这人不喜欢藏着掖着，自己有什么就亮出来什么。按我现在的条件，不该连个恋爱都谈不起来吧？"

我见他有点上火，不敢贸然接这个烫手山芋，先缓和一下气氛，说："我给你讲个笑话吧。"朋友虽有点愣，却表示愿意听。

从前有个小女巫，出门忘了带扫帚飞行器，只得走了很长一段路，简直累坏了。她敲开了一个俊朗少年的窗户，想借一把扫帚。少年看看小女巫，为难地说："我这儿只有吸尘器。"小女巫看看少年，面露失望。不想少年提议道："你可以留下来休息休息，我们一起做一把扫帚吧。"小女巫欣然同意。后来，他们一起做了一把新的扫帚，还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很多年后，男主人看着满地玩耍的孩子，搂着他的女巫妻子，神秘兮兮地说："其实，家里当年是有扫帚的。"没想到，可爱的女巫妻子也眨眨眼，神秘兮兮地说："其实，扫帚和吸尘器我都有驾照哦！"

爱情嘛，不是比武擂台，有什么、会什么都亮出来，这样未必能赢得胜利。无论是少年藏起了扫帚，还是女巫隐瞒了自己的本事，他们把自己"有的"藏起来了，却让爱情开始发生。

"你是说，我输在霸气外露，需要学着装傻？"朋友瞪大了眼睛问我。

我想了想，继续讲笑话：拥挤的地铁上，爱看武侠片的妻子忍不住逗起丈夫，她对着丈夫大喊一声："葵花点穴手！"霎时间，一车厢的乘客都向那男人行起注目礼。众目睽睽下，原本大家都以为他会发作。谁料这位丈夫却一动不动僵在那里，尴尬地对妻子说："媳妇儿，快别闹，这么多人看着呢，快给我解开吧。"

"你说，那丈夫傻不傻？"我试探地看了看朋友，"其实，在爱情里藏起一点自我，收起一些光芒，不是真傻，是懂爱。"

朋友似有所悟，终于露出笑容："这些理，教科书上都没有，你从哪儿学的？"

开玩笑，我是个故事编辑呀，关于爱、关于生活的智慧良方，故事里还多着呢……

（插图：丁德武）

602 2016 SEMIMONTHLY 上半月刊 3月




STORIES

欢迎登录本刊主办的“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











2016年3月
上半月刊·红版

社 长、主 编 夏一鸣
副社长 张 凯
副主编 吕 佳 朱 虹
本期责任编辑 丁娴瑶
电子邮箱：dingxianyao@126.com
发稿编辑
吕 佳 姚自豪 陶云韫 曹晴雯
美术编辑 王怡斐 郭瑾玮
本社办公室电话 021-6437 5030
红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1 0547
绿版编辑部电话 021-6433 6469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邮编 200020
主管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主办 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出版单位 《故事会》编辑部
发行范围 公开

出版发行部
发行业务 021-6431 3938
发行经理 钮颖
订购电话 021-6433 8113

媒体部
媒介合作 021-6467 7160
广告业务 021-3401 0383
广告总监 孙珍霞
广告经营许可证
沪工商广字 3100320080016 号

故事会互联网+
《故事会》微博 @故事会
《故事会》微信 story63
故事中国网 www.storychina.cn
《故事会》网店
shop36332989.taobao.com




国外发行 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
印刷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总发行
国内代号 4-225 定价 4.00 元



各有对策

老婆说："老公，我生病了，我恐怕得买个包了！"

老公说："你能告诉我，这两件事有什么联系吗？"

老婆说："你难道没听说'包治百病'么？"

老公想了想，转身出门拾了块砖头回来。

老婆问："你这是做什么？"

老公答道："这是'砖'治各种疑难杂症！"

（太阳树）





（本栏插图：包丰一）

不是促销

下午四点半，小李路过肉夹馍店，看见门口打出横幅："五点以后肉夹馍4元一个。"小李果断在门口等了半小时，一过五点钟，就进去买了两个。

付钱时，小李问收银员："为什么肉夹馍五点以后卖4元？五点以前多少钱？"

收银员答："3元。"

（冬　人）

分香火

两个寺庙里管香火的人，谈起怎样分配香油钱。

一个说："我在屋子中间放一张桌子，把钱向桌上掷去，落在桌上的归菩萨，掉在地上的归我。"

另一个说："我的方法不同。我把钱掷向天花板，菩萨收去的归菩萨，掉在地上的归我。"

（裴金超）

涨粉了

网友甲："哇，你的微博粉丝有十万八千多个啊！"

网友乙："那十万是我买的。"

网友甲："可你能有八千多也不少了，我还赶不上你的零头呢！"

网友乙："八千是买完赠的 w"

（彭 飞）

可怜的钱包

晚上，老婆对着镜子护肤，却一眼看见老公正躺着玩手机。老婆嫌老公没出息，便故意说："我的钱包好可怜，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多少钱。"

谁知老公接道："你的镜子才可怜呢，一辈子都没看到过像样的人。"

（周继红）

优 惠

有个男子不小心丢了性命，被带到了阎王殿，阎王问他是怎么死的。

男子说："别提了，想起来我就气！"

阎王说："你倒是说说看。"

男子说："我去买了 100 米蹦极绳玩蹦极，没想到服务员说现在做活动，买 100 米送 10 米！"

（秦 好）

雾霾

小李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因雾霾太大，找不到出口，只得下车察看。

他刚下车，正巧碰到一哥们儿，那哥们儿告诉他："前方 20 米左右，右转就是出口。"

小李十分感激，那哥们摆摆手，说："没事，我也是下车找道的。"

小李奇怪了，问："哦，那怎么还不走？"

那哥们儿摸摸头，说："车找不着了……"

（潘光贤）





宫斗

有个胖妞，平时爱看宫斗剧。这天，她闷闷不乐，朋友便问她怎么了。

胖妞说："昨天梦到自己演了一场宫斗戏，我和其他几个嫔妃都被太后赐死了。"

朋友安慰道："一场梦而已，又不是真被赐死了。"

胖妞却说："赐死就赐死，我又不怕。"

朋友问："那你难过什么？"

胖妞叹了口气道："太后赐了别人两尺白绫，打量了我一眼，赐了四尺……"

（月月鸟）



特别举例

老师："请参照——木，林，森，说三个字。"

小花："火，炎，焱。"

小刚："日，昌，晶。"

小冬："土，圭，垚。"

小明："一，二，三。"

（小　娃）

自己看着办

一位老人得了重病，需要做手术，恰好他儿媳妇就是主刀医生。在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老人叫住儿媳妇，意味深长地说："你自己看着办啊！"

儿媳妇不明所以，问："爸，您想说什么？"

老人说："如果手术失败，我死了，你婆婆就会搬到你们家和你们一起住啦！"

（冬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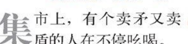
一人一半

有个老奶奶坐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计价器显示20元，可老奶奶只给了司机10元。

司机问："您怎么只付10元呢？"

老奶奶理直气壮地说："你不也坐车了？一人一半嘛！"

（裴金超）



师 傅

小李去了一家盲人按摩店，可没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同事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小李说："我一进门，看见一个小伙子正在玩手机。他见到我，就招呼我进去先躺下，等他去叫师傅来。"

同事问："师傅没来吗？"

小李叹了口气，说："那小伙子戴了副墨镜，扶着墙就进来了。"

（紫糯米）

兵 器

取经路上，唐僧师徒四人在闲聊。悟空问唐僧："您当初为啥收我们当徒弟啊？"

唐僧说："因为我看中了你们的兵器。"

悟空问："师父，您又不动武，我们的兵器对您有何用啊？"

唐僧回答："有用，太有用了！悟空你的金箍棒变小了就是掏耳勺，八戒的兵器变小了就是痒痒挠，沙僧的兵器变小了就是剃须刀。长途旅行出门在外，这三样工具真是有用极了！"

（暮 春）

新结局

集市上，有个卖矛又卖盾的人在不停吆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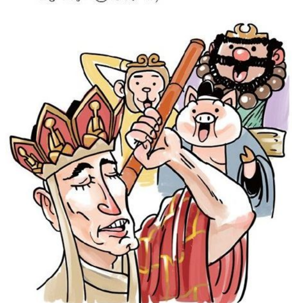
他首先夸耀自己的盾，说："我的盾很坚固，无论用什么矛都难以击穿它。"

然后，他又夸耀自己的矛，说："我的矛很锐利，无论用什么盾都难以抵挡它的攻击。"

这时，旁边有个人终于忍不住问他："如果你的矛和盾放在一起，可以打折卖吗？"

（史志鹏）

（本栏欢迎来稿，读者、作者可将有新鲜感、有精彩细节的笑话佳作投寄给我们。来稿一经采用，最高稿费为100元。本期责任编辑电子信箱：dingxianyao@126.com）





本故事根据日本作家有吉佐和子、久米正雄作品改编。



永远是黑子

王新禧 改编

在日本歌舞伎界，有那么一群人，身份低微，平时被老板和名演员们呼来喝去，受尽了鄙夷的眼光。他们的工作是打杂、布置舞台和提词。为了让观众无视他们的存在，他们全身都穿着象征“无”的黑衣，连脸部都用黑纱遮盖，故而被称作“黑子”。

笔十郎就是众多黑子中的一个。每天他都按部就班地重复着相同的工作：要么在舞台上搬动道具；要么藏身屏风、侧台后，吹着竹笛，模仿各种音效；要么躲在布景后方，随时给名角们提词。

今天，笔十郎负责给老板提词。老板既经营着这家剧团，也是著名的歌舞伎演员，演戏认真扎实，观众对他评价很高。人红，脾气自然就不好，笔十郎经常挨他的骂。这次的脚本是新本子，台词既多又绕口，笔十郎还来不及熟悉。可是老板为了吸引观众，只排练了几天，就赶着要公演，笔十郎也只得硬着头皮上了。他身材矮小，蜷缩在舞台的布景后面。这里光线完全透不进来，笔十郎只好一手拿支小手电筒，一手拿剧本，屏息静气地等待着给老板提词。

轮到老板上场了，他与搭档一唱一和，配合默契，观众都看得入

了神。过了一阵，老板将身子挪近布景，搭档手里的道具花伞一转，挡住了观众的目光，这是需要提词的信号。笔十郎急忙去摁手电筒，想打开它查看剧本，哪知手电筒出了毛病，怎么也摁不亮。笔十郎急了，死命摁开关，手一滑，手电筒掉地上了。他慌忙用手摸寻，嘴里不自觉地喃喃着："手电筒呢？"

老板正着急等提词，一听，以为这是台词，也没细想，跟着说道："手电筒呢？"台下登时哄堂大笑。老板头皮一紧，知道出差错了，赶忙将舞扇抖开，遮在面前，扭头低声对幕后说："怎么回事？台词错啦，快念下句！"笔十郎吓得冷汗直流，急急忙忙翻着剧本。可是在黑暗中根本看不清剧本，新本子他又没背过，搞得整个人完全不知所措。他就这样呆立着，汗流浃背，恨不得立刻去死。

幸好，另外一个黑子注意到了这难堪的一幕，带着手电筒赶到布景后面，帮着给老板提词，老板才勉强将今天的演出应付过去。但观众们已经看出他忘词了，阵阵笑声和嘲讽声，让老板丢尽了脸面。

演员背熟台词原是本分，可是这道理在这一行讲不通。为了糊口，演出是一场接一场，抽不出时间背词也属正常。所以一旦出错，错全在黑子。幕布刚降下，老板就冲着布景后狠狠地骂了句："混蛋！"笔十郎赶紧小跑到老板跟前，点头哈腰，连声道歉。老板怒容满面，气恼道："就这样你还想演戏？做梦吧！"

长久以来，笔十郎的梦想是能脱下黑衣，在舞台上正儿八经地当一回演员，好好演一出戏。他多么期盼能有这一天啊！可现在……他低头挨着老板的骂，心里难受极了，感到梦想已经彻底破灭了。

然而世事难料，就在笔十郎灰心丧气的时候，机会却不期而至。原来有位金主十分喜欢看歌舞伎表演，出资力邀老板排演《水浒英雄传》。老板算了一下账，这趟演出如果顺利，利润将相当丰厚，便兴高采烈地答应了。他召集全剧团，日夜排练，要演一出好戏。谁料在戏里扮演老虎的演员，排练时一个虎扑用力过猛，把腰扭伤了，无法再上场。老虎这角色虽然戏份少，但和大英雄武松演的是对手戏，绝对不可或缺，老板为此十分着急。剧团的编剧是位研究中国古典的权威，平时见笔十郎忠厚老实，对他印象挺好，于是就推荐笔十郎演老虎。老板考虑了一下，一来编剧的



面子不能不给，二来笔十郎在剧团时间也挺久，便答应了。

这个安排乐坏了笔十郎，尽管蒙上虎皮谁也看不见他的真容，又没台词可说，可好歹算脱了黑衣，登上了舞台。他信誓旦旦地向老板保证，一定尽全力演好老虎，而后回到家，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儿子。

作为卑微的最底层，笔十郎年过四十才勉强娶了一个仆妇当妻子，生下儿子一雄。仆妇前几年去世了，笔十郎既当爹又当妈，把一雄拉扯到八岁，正是好动的年龄，整天吵着要爸爸带自己去玩。当晚，笔十郎躺在榻榻米上，搂着儿子，激动得翻来覆去睡不着，心中老想着如何把老虎演活，让观众喝彩。既然要背的台词一句也没有，那就得从老虎的姿态、动作上下功夫了。不过平时只在画报上见过静态的老虎，它是如何走动、跳跃、咆哮的呢？对，明天去趟动物园，好好观察观察。正好把一雄也带上，好久没带儿子一起玩了。

第二天一早，笔十郎带着一雄乘上了去动物园的电车。一雄开心极了，缠着爸爸有说有笑。笔十郎望着儿子的笑脸，心头升起几分歉意，为了养家糊口，自己着实忽略了儿子的童年啊！

到达动物园后，笔十郎直奔虎笼，只见在两间房子大小的铁笼里，一头老虎懒洋洋地趴着，身上皮毛暗沉，隐约可见根根瘦骨。笔十郎大为失望，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威风凛凛，猛兽的雄姿丝毫未见，倒有几分像病猫。他向饲养员询问为什么会这样，饲养员哼了哼，说：“现在正和美国打仗哩，人都只能吃配给粮，哪有



多余的肉给老虎吃？没饿死就行了。”

“老虎好可怜呀！”站在一旁的一雄突然哭了，眼眶里掉下两颗大大的泪珠。“爸爸，你演的老虎也是这么可怜吗？”笔十郎不知该如何回答，呆愣在笼子前，凝视着毫无活力的瘦虎，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忘记了此行的目的，就那样直愣愣地看了很久很久，才带着一雄默默地离开了动物园。

尽管没有从动物园观察到老虎的雄姿，但笔十郎还是借助向前辈请教、观看默片里的老虎等方式，狠下苦功研究老虎的形态动作，彩排时演得惟妙惟肖，博得了大家的认同。转眼到了演出的日子，老板千叮咛万嘱咐，要求全剧团务必尽心尽力，保证演出圆满成功。

乐声响起，演员们逐一从花道进入舞台，跟着乐师的弹奏，卖力地歌舞。他们唱词雅致、舞姿优美，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终于，轮到打虎英雄武松和老虎上场了。笔十郎把儿子安排在后台台口，让他近距离看自己表演，然后将虎皮往身上一套，“嗷嗷”猛吼，扑到武松跟前。武松拎着棍棒，醉醺醺的，迎头一棒打向老虎。哪知“砰”的一声棍棒脱手飞去，笔十郎两爪按地，昂头咆哮，虎虎生威。观众们见了，一齐喝彩，老板也很高兴，心想总算没找错人演老虎。

武松与老虎对视片刻，挥起拳头砸来。笔十郎往上一扑，武松一闪，两下里缠斗在一块儿。过了一阵，武松跳到老虎身后，笔十郎赶忙把腰胯一掀，武松急急躲过。笔十郎又竖起尾巴，横空一剪，武松身子伏地，又避了过去。演老虎最重要的就在于“一扑”、“一掀”、“一剪”这三个动作，笔十郎表现得相当不错，懂门道的观众又给出一阵掌声。

老虎三招无效，气也泄了，武松趁此时机，揪住虎头，一顿铁拳猛打，把老虎打得动弹不得。戏演到这儿，按理说就快结束了。老虎被武松打死，武松再唱一小段，就能谢幕了。笔十郎趴在地上，屏息静气，等待收场。就在这时，突然一阵细微的啜泣声传进他耳中。这声音如此熟悉，啊，是儿子一雄在哭。笔十郎忙偷偷地抬起眼，望向后台，只见一雄站在台口，眼中满是泪水，边哭边说道：“老虎好可怜呀！爸爸好可怜呀！”

一雄的声音虽小，笔十郎却字字句句听得清楚。他心中一痛，猛



地想起那天带一雄去动物园，一雄望着笼子里的瘦老虎，也曾这样哭过。啊，可怜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了母亲，自己又终日为糊口而低声下气，经常被儿子看到怯弱的一面。可儿子不但没有瞧不起自己，还为自己感到心疼不已。笔十郎想，作为父亲，我真是太不堪，也亏欠儿子太多了。今天，我再也不能让儿子失望了。

笔十郎想到这里，牙一咬，忽地两爪一撑，从地上跃起，在虎啸声中又朝武松扑了过去。扮武松的演员呆住了，一愣神间已被扑倒在地。他急忙在笔十郎耳边小声说："你已经死了，快躺下，快躺下。"笔十郎毫不理会，全力撕咬。武松无奈，只得又抡起拳头，再度大战老虎。可是这回怪了，这老虎怎么也打不死，每次将笔十郎摁倒了，他又立即精神抖擞地飞扑上来。两人足足厮打了大半个小时，观众全看傻了，老板气得在后台直跺脚。

终于，扮武松的演员体力耗尽，再也架不住老虎的死拼猛打，脚一软，晕了过去，直挺挺地一动不动了。观众席上一片哗然，老虎打死了武松，头回见到，太稀奇了，大伙儿都乐坏了。

在一片笑声中，突然响起一个稚嫩童声的欢呼："太棒啦，爸爸太棒啦！这才是老虎呀！"笔十郎回头望见儿子的笑脸，心中充满了说不出的畅快，随即脚一软，也累瘫在台上。几名黑子急急跑上舞台，将武松和笔十郎抬到后台。



好好的一出戏被演砸了，老板铁青着脸，半晌不言语，最后既愤恨又轻蔑地对笔十郎说了句："你啊，一辈子都只配当黑子！"

笔十郎一言不发，只是将一雄搂在怀里，搂得紧紧的，他已明白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题图、插图：孙小片）



最贵的一餐

韩冬



霍旺是个养奶牛的农村汉子，最近活儿实在太忙，他就请了个帮工，管吃管住，工钱开得也不少。

这个帮工姓刘，是个外地人，和霍旺年纪差不多，挺干练的。霍旺觉得他干活勤恳，人也利索，哪都挺好，就是有一点特别奇怪，这老刘平时没事就爱盯着小白看。

小白是霍旺养的一条狗，其实也没啥特别的，可老刘常常望着小白出神，像是琢磨着什么。

这天，老刘忽然说："哎，我说老霍，把你那'小白'借我用用……"霍旺疑惑地问："借'小白'？你有什么用呀？这只狗老实得要命，来个人连叫都不叫，本来还指望它看家护院哩，现在我都想把它处理了！"

老刘笑了笑，说："你说的这些都不打紧，只要是只母狗就行。"望着霍旺一脸的不解，老刘接着说："我看小白这几天进入了发情期，我要用它钓只公狗来打打牙祭。"霍旺没听说过还有"钓狗"的，他想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当下便点



了头。

到了晚间，老刘牵着小白出去溜了一圈儿，回来后把小白拴在院中，大门特意留了一道缝，然后他拿了一条绳子，绳上挽了个活扣，自己则悄悄躲在屋里。

过了约摸半个钟头，一只黑狗探头探脑地出现在门口，几番试探后，这只黑狗禁不住诱惑，跑到小白身边，开始亲热起来。屋内的老刘看准时机，悄悄摸到门边，一把关好门。黑狗发觉上当，已经晚了，狂奔乱跑中被老刘甩过绳子套中了脖子，三下两下，老刘就麻利地把黑狗拴到树上勒死了。

第二天中午，一锅香喷喷的狗肉出锅了，老刘和霍旺一边喝酒一边吃肉，好不痛快。

这以后，隔三差五的，老刘就用这招儿钓狗解馋，霍旺也乐得享受这一免费的大餐。在一次吃狗肉时，老刘闲着没事，跟霍旺讲了他在家乡钓狗的经历：那次，老刘也是在家里设好了圈套，等公狗上门。等到半夜时，有一条公狗进来了。老刘出门一看，呵，好家伙，是条老大的公狗，像头狮子，细细一看，敢情是只藏獒！老刘愣是没怵它，用绳子套住了它。可这藏獒力气太大了，老刘拽不动它，它反而向老刘猛扑过来，幸亏老刘抄起个塑料盆当盾牌抵挡，才没被藏獒咬到。紧急关头，老刘大喊着，让老婆把镰刀拿来。他一手拿着塑料盆抵挡，一手用镰刀玩命地猛砍藏獒的腿，最后，老刘终于砍翻了这家伙，他也累倒在地……真是后怕呀，如果老刘稍一松手，不是他吃狗，而是狗吃他了！

老刘接着说："这只藏獒我吃得痛快啊！后来我才知道，这只藏獒是附近一个养犬基地跑出来的种公獒，价值500万元。养犬基地丢了种公獒，曾打出广告，说奖励30万给找到藏獒的人。我那个后悔呀，早知道那狗这么值钱就不吃了。不过，我老刘也创下一餐500万的纪录！嘿嘿，我去年坐车时听人说，前两年在西安，几个香港人一餐吃了50万，说是什么宫廷菜，牛得全国人民都羡慕。我当时忍着没跟他们说，俺老刘一餐吃过500万哩！"说完，老刘得意地大笑起来。

霍旺开始也跟着笑，但笑着笑着，他若有所思起来。过了一天，他对老刘说："老刘呀，今后在我这里就不要再钓狗了，附近都是乡里乡亲的住着，弄一回两回可能没人发觉，时间长了，丢狗的人找上

门来可不好。现在的狗都金贵，明明值一两百的狗，他偏说一两万，咱可赔不起！”老刘知道，霍旺这是害怕被别人讹一把，连忙回答：“好呀，不弄了。”

老刘说是不弄狗了，可他也没闲着，趁着上山放牛的时候，不是弄只兔子就是逮只獾子回来。不过，每次吃的时候，都要叹息一番，说是没有狗肉香。

过了一段时间，霍旺看老刘总盯着小白的肚子，这才发现，原来小白揣崽了。霍旺想，这老刘，不知又打啥鬼主意。不久，小白生下了三只小花狗，断奶后，一只只在院里跑来跑去，胖乎乎的挺可爱。老刘看了说：“老霍，这三只狗崽子归我啦！”



“行，归你。”霍旺答得爽快，他还以为是个玩笑，哪知过了没几天，中午时，老刘急三火四地把霍旺招到自己住的小屋，说是让他吃顿大餐。进了小屋，霍旺才发现，小炕桌上放着一大盘冒着热气的肉，盘里那三个小脑袋壳，让霍旺一下就恍然大悟：“老刘，你把那三只小狗炖了？”老刘笑嘻嘻地回答：“你不是说给我了吗？来来，这小狗嫩得很，一开锅就熟喽，坐下尝尝……”

霍旺觉得下不了口，毕竟是自家养的三只活蹦乱跳的小狗呀，眼下成了盘中餐，看着也揪心。老刘可不管这些，大口嚼着肉，“哧溜”一口酒，吃得不亦乐乎。

这时，霍旺听见院中小白在狺狺吠叫，满院乱窜着，就说：“老刘呀，你好残忍，你吃了小白的三个崽子，它现在到处找呢！”

“管它呢，”老刘眼皮都没抬，“一只狗，它懂个啥？我刚才怕小白护崽子，把它关到大门外了，才趁机摔死三只狗崽子。来，吃呀！”正说着，小白东闻西嗅地进屋了，边闻边“呜呜咽咽”地叫着，在屋里乱转。老刘烦了，抬手将桌上的



三个小狗脑瓜壳扔到小白面前，说："给你，吃吧吃吧，别叫啦，尝尝你孩子的肉香不香……"

小白闻了闻，突然止住了叫声，它像定住了神似的，大约过了一两秒钟，双耳竖起，盯着正大口咀嚼的老刘，猛地一下蹿上桌子，一口就咬在老刘咽喉处。老刘毫无防备，被小白死死咬住了喉管。霍旺吓傻了，愣了几秒后，他先是拿起拳头猛打小白，见它死不松口，他又抄起桌上的酒瓶子击打小白的头。令霍旺恐慌的是，这小白的头上都流血了，它还是不松口，时间一长，老刘脸色发白，双手无力地垂了下来。霍旺急了，又出去找来一根粗木棍，一下一下用力击打小白的头，眼见着小白的头凹了下去，口、鼻、眼都溢出血来，可这畜生还是死死咬住老刘的脖子不松口，最后霍旺累得手都抬不起来了，他又急又怕，连滚带爬地跑出去喊人求救……

等人们赶来，一切都晚了，人也死了，狗也亡了。一会儿的工夫，120救护车开来了，110警车也鸣着警笛赶来了。人们动用了一切器械，总算把人和狗分了开来。再看老刘，脖子都被咬烂了，他双目圆睁，好像是死得十分不甘。

霍旺做梦也没想到摊上了这人命关天的大事，他语无伦次地跟警察介绍完情况，然后双手一摊，一屁股坐在地上，苦着脸道："完了完了，小白从不咬人的呀，这下我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出了人命案，霍旺也被请进了派出所，他得知眼下警方正在联系死者老刘的家属，现已初步断定这是个偶然事件，可能得赔点钱，具体多少，得等死者家属来协商才知道。

霍旺这个悔啊，一条人命呢，得赔人家多少钱呀，看来自己要倾家荡产了，但令霍旺万万没想到的是，几天后，警方告诉了他一个惊掉门牙的消息：死者老刘是个通缉杀人犯，他并不姓刘，而姓魏。这个人五年前在家乡就是因为钓狗和邻居发生争执，残忍地杀害了邻居一家后就四处逃亡，想不到最后把命丧在一只从不咬人的狗嘴里。

回家的路上，霍旺心里不禁感慨：老刘呀老刘，不，老魏呀老魏，你还说什么吃过最贵的一餐是500万的藏獒，我看呀，这次才是你最贵的一餐，要你拿命来偿还！

直到现在，霍旺想起这件事，后脊梁还"嗖嗖"直冒凉气……

（题图、插图：孙小片）



纵使有铜墙铁壁把守，也防不了人心的溃烂……

难啃的骨头

□ 湛鹤霞

罗金满是做原材料生意的，近几年，他惯用“以次充好”的手段，在省里几个大项目上赚得盆满钵满。

这天，项目试验检测员小赵打来急电：“罗老板，不好了，今天省质监站来突击抽检，抽到了你昨晚刚运到工地的防水卷材，这可怎么办啊？”罗金满却咧嘴一笑，说：“好办，晚上跟我跑一趟吧。”

罗金满果然不是吃素的，他很快就把这次抽检的主要负责人给打听到了：此人姓包，外号叫包青天，看上去三十岁左右，新调来的，还没结婚，住在公司……

晚上，罗金满和小赵就直奔包工的办公室，果然，包工还在加班，正有条不紊地在给抽检样品进行编号。

罗金满和小赵进行了自我介绍，包工眼睛扫了他俩一眼，问：“找我有事吗？如果没有事，请不要干扰我的工作。”

罗金满赶紧满脸堆笑地说：“没其他事，我们想请包工出去洗个脚。”

包工坚决地摇头：“对不起，我从来不洗脚的！”





罗金满闹了个满面通红，马上说："那、那我们请包工出去吃个宵夜。"

包工又坚决地摇头："对不起，我从来不吃宵夜的。"

罗金满懵了，他从没遇到过这么不给面子的人。小赵捅捅他的胳膊，轻声嘀咕道："这下算碰到难啃的骨头了。"罗金满缓了一口气，抽出一根烟递给包工，试探道："请抽烟，省交通厅的副厅长马栏山，熟悉不？"

包工眨了眨眼睛，反应了一下，点点头，道："副厅长马栏山，1958年生，汉族人。身高173厘米，体重67公斤，胸围……"

罗金满听傻了，这包工对马厅长可不是一点熟悉，简直就是了如指掌，这私交肯定不一般！

罗金满大喜，赶紧赔笑说："我是马厅长的小舅子呀！包工既然跟马厅长熟，那我们就是朋友啦！"罗金满向包工伸出了手，包工也伸出手，与他握了手。罗金满窃喜，心想：天下哪有真正难啃的骨头呀？无非就是啃的方法不对而已。罗金满趁握手之际，把一个装有五千元的信封送到包工手里，说："包工，我有事求您帮忙。"

包工问什么事，罗金满指着工作台上的样品，说："我工地上有一批报废的防水卷材，您说怎么就那么巧，今天还真给你们抽到了，这不，我重新送了一份样品过来……"包工低头愣了几秒，随即抬头问："你想干什么？"

罗金满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想把样品换过来。"

包工问："你要用合格的样品，把不合格的样品换出来，是不是？"罗金满尴尬地笑了笑，点头回答："是！自己人，不说两家话，嘿嘿……"

包工问："信封里是什么？"罗金满赶紧说："五千块钱，五千，够不够？"

包工问："你想用五千块钱更换样品，是不是？"罗金满连连点



头，道："是，是，是！"谁知包工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行！"

罗金满很尴尬，按照以往的行情，五千块钱不算少。他望着包工，赶紧从包里又抽出一叠钱，塞进信封里，低声下气地说："错了，错了，刚才搞错了，是八千，八千！"

包工头也没抬，说："八千块钱更换样品，是不是？"罗金满怯怯地回答："是……"

"不行！"

罗金满的眼睛瞪得如牛铃般，他望了望小赵，小赵也没主意，只好又指指罗金满的皮包，意思是再加码试试。罗金满只得又往信封里加了一叠钱。正准备递给包工时，房间里响起一阵闹铃声，包工立马站起，指了指天花板上的电灯，冷冷地对罗金满做了一个"请出去"的动作，说："对不起，九点钟了，我要关灯下班了。"

罗金满顺着包工手指的方向，也望了望天花板，这一望，他吓出一身汗来。他看见了一个摄像头！罗金满退出办公室，狠狠地给自己甩了一个耳光！怪不得包工一次又一次地说"不行"，原来"有苦难言"啊！罗金满再回头看包工，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收拾着桌上的资料，然后关闭了电灯和门。

罗金满想在门外等，可等了好久，也没见包工出来，便从窗户缝那儿朝里看，不禁惊呆了：只见包工从墙上取下一块蓝布，把自己从头盖到脚，就这么挨着墙角睡下了，根本没有要出办公室的意思！

小赵说："罗老板，这块骨头啃得下不？"

罗金满冷冷一笑："越难啃的骨头，才越有啃的价值！"

第二天天刚亮，罗金满就揣着个两万元的大红包，守在包工的办公室门口，等他出来洗脸刷牙。可是，都快八点了，屋里还没动静。罗金满忍不住凑到窗台上看，却看见包工还睡得死死的呢！看来，只好继续傻等。

八点二十分，房间里终于响起了闹铃的声音。罗金满赶紧调整好站姿，等待包工出来。这时，一位女士来上班了，她和包工同一个办公室，她边开门，边问罗金满："你站这里干什么？"罗金满点头哈腰，道："我找包工。"

女士上下打量着罗金满，罗金满也对她一番打量，他突然灵光一闪，把女士拉到一边，悄悄塞了两百块钱，轻声问："这位美女，你可以帮帮忙不？"





女士摆摆手，道："对不起，恐怕和包工有关的忙我都帮不上，权限不够。要帮，你也得去找王海洋。"说着，女士就进了屋。

王海洋是谁？罗金满一头雾水。这事要是再多惊动一个人，恐怕整个检测中心都知道自己这点猫腻了。罗金满可不傻，眼下还是搞定包工要紧。

罗金满跟进办公室，对着包工热情地招呼："包工，还没吃早餐吧？走，一起吃早餐去！"

包工摇摇头，好像不认识罗金满似的，说："找我有事吗？如果没有事，请不要干扰我的工作。"

罗金满心想：怎么这台词和昨天一模一样？难道是办公室里有别的同事在，包工在故意避嫌？罗金满悄悄地挨近包工，把怀里的红包递过去，小声说："还是昨天的事，请您通融通融。"谁知包工直接转头对旁边那位女同事说："杨工你好，这位先生请求换样品，请求次数超过三次了，你给他填张表格吧。"

女士从抽屉里拿出一张送检单位信息表递给罗金满，罗金满一看，要求他填写个人信息、经销的材料覆盖项目，以及所需要更换样品的原因等等。罗金满心里一"咯噔"，有种不祥的预感：这表格一填，自己的情况还不被质监站掌握得清清楚楚了？这根本就是个坑啊！他把表格递了回去，说："我不换了，不换了！"说着，把红包一收，匆匆走了。

见罗金满又灰溜溜地从检测中心出来，小赵问："这块骨头还啃不啃？"

"当然啃！"罗金满还不死心，因为他还有最后一个杀手锏——姐夫马副厅长。果然，马厅长很给力，几个电话就把包工约到了。

第二天上午，罗金满坐在姐夫办公室等包工。九点整，包工来了，同来的还有一位戴眼镜的小伙子。小伙子问："请问这是马厅长办公室吗？"

马厅长不太高兴地反问："你是谁？我只请了包工。"

小伙子不好意思地说："我叫王海洋，我是质监站科研院的程序员。因为'包工'是我负责研制出来的仿真人形机器人，听说您找他有事，所以我就把他带来了。如果您对'包工'有意见，敬请指导批评。"

罗金满听到这儿，惊得下巴都快掉了，还是马厅长镇定，一本正

经地说："机器人设计得很不错！但其中有一项填表的程序，我想了解一下，是怎么回事。"

王海洋马上回答："鉴于这几年检测员受贿，被串通换样品、更改检测数据情况很严重，上级要求我们研发了这款'不受贿的机器人'。为了进一步掌握行贿者的具体资料，所以，上级要求我们添加了一道程序，将频繁要求更改样品的人全部记录在案，列入黑名单。"

罗金满听了这话，吓出了一身冷汗，没想到检测中心为了防他这种人，竟出动了机器人！呵，想他罗金满再有勇有谋，可自己这肉身凡人和机器人还有什么好斗的呀！此刻，他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看来，以后还真得老老实实做生意，再不操那钻空子的心了！

后来，罗金满乖乖接受了抽检不合格的相关处罚，从那以后都本本分分地做生意，日子过得倒也太平了。

谁知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罗金满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里的人这么跟他说道："罗老板，八千块，一次付清，以后你换样品不需要填表，我保你一路绿灯。很简单，就是改改程序的事儿，怎么样，干不干？"

罗金满一惊，问道："你……你是王……"话还没问完，电话就挂断了。

罗金满举着电话，久久不能平静，他叹了口气，说："唉，恐怕最难啃的不是铜墙铁壁，而是烂透的人心啊！"

（题图、插图：陆小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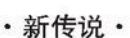
·本刊信息传真·

法律知识故事征文

本刊推出的"法律知识故事"，通过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短小而具体的、在法理上容易混淆的个案，生动、形象地宣传法律知识。这些知识注重现实性、实用性，真正起到解剖一个案例、明白一个道理的作用。

为了把这个栏目办得更好，我刊决定面向全国征文。

来稿方法：1. 从邮局发，请在信封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本刊地址：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2.从网上传递，可寄以下邮箱：wulun54@126.com,请在主题上注明"法律知识故事"字样。凡已与我刊编辑有联系的作者，稿件可继续投该编辑。



谁动了我的微信

□ 张晶晶

徐建峰最近走起了官运，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工商局的副局长。不过，他心里明白，要不是前任落马了，这样的好事哪会这么快轮着他呀？所以，他处处小心，生怕重蹈覆辙。可是没想到，上任还不到三个月，麻烦事儿就来了。

这天晚上，老婆小云噘着嘴说道："今天是七夕，要好的姐妹早都领到老公的红包了，你怎么还没点表示啊？"徐建峰急着去冲澡，他一边换衣服，一边笑呵呵地将手机往老婆怀里一扔，说："自己上微信包一个吧！"

等他洗了澡出来，小云喜滋滋地扑上来，重重亲了他一口："哈哈，谢谢我的好老公！刚才我手一抖，直接转账五千！"

徐建峰愣了一下，出于安全考虑，他微信绑定的银行卡上最多只有三千块，哪来的五千？打开微信一看，他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微信钱包里竟然还有四万五！

徐建峰立马翻看微信转账记录，发现一个叫"13111"的陌生人在上个月给他转了五万块。可奇

怪的是，徐建峰根本不记得自己点击过“收钱”啊！难不成是这人偷拿了他的手机，加上微信好友，转账之后，又帮他点击了“收钱”？联想起最近有不少人求他办事都被拒绝了，徐建峰不由打了个冷颤：这些人还真是无孔不入啊！

“你是谁？”徐建峰试着给“13111”发了信息询问，可对方很沉得住气，半天都没有回应。

“你担心个啥？”小云不以为意地说，“钱又不是白给的，等他找你的时候还他就是。”徐建峰皱了皱眉，心里七上八下的。

第二天，徐建峰早早地来到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查看记事簿。这一查，他终于想起来了：那个“13111”打款的时候，自己正好在汇龙酒店吃饭，那次是老朋友于博请的客，席间还有几个生面孔。对，一定是那个叫周钧的！前段时间，周钧为执照的事求过徐建峰好几次。徐建峰猜想，他一定是在饭局上趁自己喝醉时，拿走了手机，偷偷转了账，并点了“收钱”。徐建峰正考虑着要不要找周钧核实一下，没想他竟然主动找上门了。

“徐局长，真是太感谢您了，执照总算拿回来啦！”周钧笑嘻嘻地冲徐建峰扬了扬手里的文件袋，乐得合不拢嘴。

“你的事我可没帮什么忙。”徐建峰冷冷地说，“只要你按照规矩来，问题自然会解决的。”

“那是、那是。”周钧连连点头，舰着脸放低了音量，“不过，有您的关照，我就放心多了。”

看周钧的态度，那笔钱八成就是他送的了。徐建峰当即沉下了脸：“我告诫过你多次，少跟我来那一套。你说，上回在汇龙酒店，你都干了些什么？”

“我冤枉啊！”周钧委屈地叫了起来，“给您送礼，您把我臭骂一顿；请您吃饭，您又不来。于博真不是我找来的，他是我哥们儿廖胖子的亲表哥。实话跟您说吧，那顿饭真正做东的，就是廖胖子。”

徐建峰吃了一惊，没想到阴差阳错竟问出了新情况。他回想那天，廖胖子一个劲儿地劝酒，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周钧走后，徐建峰越想越气，忍不住打电话，朝于博发了一通脾气。于博解释道：“老同学，我表弟不过是想认识你一下，没别的意思。要是那小子真有事找你，你该咋办咋办，我一概不管！”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廖胖子还真来找徐建峰了。



两个人的包间里，廖胖子又是夹菜又是敬酒，不停地套近乎。酒过三巡，徐建峰放下了筷子："你有什么事就直说吧！"廖胖子"嘿嘿"笑着说："小弟我还真有事求您！"可话听一半，徐建峰朝他摆了摆手："别说了！你这事儿，就算于博他亲自来求我也没办法。"

"徐、徐哥……"廖胖子顿时急了，手伸在皮包里掏着什么。

"那个'13111'是你吧？"徐建峰头也不抬地问。廖胖子一愣："什么？"

"我是说微信！"徐建峰没好气地说道，"还装！五万块就把我收买了？"廖胖子瞪大了眼睛，突然伸手往脑门上一拍："明、明白了，徐、徐哥您等我，我马上回来！"说完，一溜烟地跑了出去。

过了一会儿，徐建峰的手机振动起来，原来是廖胖子要加微信。

"徐哥，我不知道规矩，别怪我哈！"廖胖子先发来一句话，紧跟着的一条信息让徐建峰傻眼了，那家伙像是受了启发，居然给他转账了五万元！这钱怎么敢收啊？搞不好还算勒索贿赂。徐建峰拿着手机，哭笑不得。

回去后，徐建峰还是整天忧心忡忡。小云不觉好笑："既然没人找你，管他干啥？"

"你懂什么？"徐建峰瞪了她一眼，"这钱属于'职务不当得利'，要是被人举报，我吃不了兜着走。"小云吓了一跳："谁会举报你啊？除非是'13111'……"

徐建峰皱眉想了想，索性动手给"13111"转账了五万块，然而对方就是迟迟不"收钱"，最后钱又自动退回到徐建峰的账户里。徐建峰愁得焦头烂额，难道真要往纪委跑一趟？

"要不你问问建国，那天你喝醉了，是他送你回来的。"小云提议说。徐建峰猛地一拍大腿：对啊！怎么把他忘了？这小子正谈恋爱缺钱用，保不齐背着我收人贿赂。

赶到弟弟的住处，徐建峰开门见山地问起了微信的事。徐建国点点头，毫不避讳地承认了："对，是我转的。"徐建峰气不打一处来，劈头就给了他一巴掌："你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竟敢瞒着我干这事，我混到今天容易吗？"

"什么呀？"徐建国捂着脸，龇牙咧嘴地说道，"那天我跟你说过了，是你自己喝醉了没记住！"

那笔钱的确是徐建国打来的，不过并不是什么赃款，而是父亲徐

老汉硬要还给儿子的钱。几个月前，徐建峰曾给老人陆续寄了几笔钱，让他把老家的房子翻修一下。等到凑足了五万，正要动工，徐老汉突然得知儿子当上了副局长。这刚升官，家里就忙着大兴土木，乡亲们会咋想呢！徐老汉决定先带着钱过来问问，要是来路不正，他坚决不要。当时，徐建峰正急着去汇龙酒店，敷衍父亲把钱拿回去再说。徐老汉对儿子的回答极不满意，当下找到徐建国，让他想办法把钱还回去，也好给徐建峰敲个警钟。可是徐建国不知道哥哥的账号，明着给他又不要，思来想去，便想到了微信转账。

因为自己的手机正在送修，徐建国就带父亲去了趟银行办了个手续，又在他的手机里下载了微信。听说哥哥晚上在汇龙酒店吃饭，徐建国趁机赶去当了回“代驾”，拿走了哥哥的手机。虽然转完账，他跟哥哥说过一嘴，可那时的徐建峰正烂醉如泥，哪里还记得清啊？

“那你干吗用‘13111’这个称呼？我哪儿知道他是谁啊？”徐建峰余怒未消。

“这你也看不出来？这是咱爸手机号的前五位啊，注册的时候我随手填的，咱爸手机号那么特别，我想你肯定一看就知道是谁了。”

徐建峰一愣，不禁有点惭愧，他平时几乎把心思都用在了工作上，很少打父亲的电话，即便要打也是直接在通讯录里找名字……难怪“13111”从来不回话，因为父亲不会玩微信呀！



好在是虚惊一场，徐建峰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决定要把这五万块再给父亲打回去，不，他得抽空给父亲送回去，再当面和父亲聊一聊，让父亲放心。升职后，他一直紧绷的神经是一刻都不敢松懈，他要告诉父亲，心中有条底线，他是一定要守住的。

（题图、插图：陈明贵）

都说后妈难当，但好的后妈我也见过不少。对待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她们有的表现出大气、包容；有的尽显温柔、耐心。还有今天故事里的这位后妈，为了孩子，她竟然连命都不顾了……

后妈历险记

□ 菊韵香



要命的陷阱

秋葵和侯健结婚还不到半年，侯健是二婚，有个 6 岁的儿子。儿子小明性格内向，不太爱说话，和后妈秋葵的关系处得不冷不热。侯健看在眼里，常常烦心。

这天，夫妻俩又为了孩子的事吵了起来。侯健气鼓鼓地说道："千万别再跟我说，你正努力尝试当个好后妈，我早听腻了。我看你平时连他房间都不愿进！"

"不是，他房里……"秋葵想解释，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心里确实有委屈：小明的房间她不是不愿进，而是不敢进。因为有一次，秋葵进孩子房间，想替他晒晒被子，没想到无意间发现了小明书包里的秘密！小明当时正好撞见了，紧张兮兮地一把夺过书包，虎着脸说道："不准告诉我爸爸这书包里有什么，不然我永远不理你了！"

这会儿，见秋葵不作解释，侯健火气又上来了，他冲小明屋里喊

道："儿子，出来！跟爸走！"

可他进屋一瞧，坏了，小明房内的安全窗被起开一道缝，儿子不见了！

秋葵家住一楼，窗户距地面并不高。见孩子没了，两人也慌了神，立马冲上街，分头寻找。半小时后，心急如焚的秋葵跑到了城郊，而让人头大的是，脚下的路又分了岔，一条通向山林，一条通向河滩。

这可咋办？秋葵分身乏术，急得直跺脚。这时，一个身材矮胖的中年男子从路边转了出来。秋葵快步迎上，比画道："大哥，你看到一个孩子不？他长这么高……"

"是个男孩，六七岁大，背个书包，对吧？"矮胖男抬手指向山林，"有个男的领他往那边走了，好像是他爸。"

秋葵心一"咯噔"：侯健压根没往这边找。那领走小明的，会不会是人贩子？她想给侯健打个电话，一摸兜，才发觉走得太急，手机落在了家里。

这一带，秋葵也算熟悉。穿过那片树林，有条通往邻省的盘山公路。一旦小明被带上车，开出省，想再找可就难了。秋葵顾不上多寻思，拔腿继续追。别说，深一脚浅一脚刚扎进树林，还真就看见小明从一棵大树后探出了头。

"小明，你咋跑这儿来了？你可担心死阿姨了！"秋葵跌跌撞撞奔过去，紧紧抱住了小明。

"对不起，给。"小明递过来一瓶矿泉水。秋葵有些意外，但很欣慰："小明真懂事，是你自己买的吧？"

这会儿，秋葵确实累得口干舌燥，可拧开瓶盖"咕咚咕咚"刚喝下两大口，就听小明说："是那个叔叔让我送给阿姨喝的。"

以前，秋葵每次问话，小明的回答都和这回一样，要间隔几秒钟。而正是这慢半拍，此时却害得秋葵跌进了要命的陷阱——

小明所说的叔叔，是个尖嘴猴腮、脑门光秃秃的陌生男子，他也从树后转出，骨碌着一双贼亮的三角眼，上上下下地打量秋葵。

"你是谁？站住，别过来！"

秋葵边喊边抱起小明，夺路要跑，哪承想在路上碰见的矮胖男又如鬼魅般钻出，堵住了去路。

事到如今，秋葵完全能断定：矮胖男和秃头男是同伙。他们抓了小明，又用小明当诱饵，设套把我引到了这儿。可是，这两个家伙到底想干啥？不等琢磨出个名堂，秋葵忽觉头脑眩晕，脚跟发软，摇摇



晃晃坐到了地上。

那瓶矿泉水被秃头男下了迷药！

“阿姨，你怎么了？你醒醒啊，我怕。”小明见状，“哇哇”地哭出了声。

“小明，别怕，阿姨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正说着，秋葵眼前一黑，晃晃悠悠失去了知觉。

另类朋友圈

不知过了多久，秋葵总算醒了，是被颠醒的。一睁开眼，就看到小明蜷缩着身子，抱着她的头哆嗦不停。

两人所处的位置，应该是辆面包车的后部，被人为改装成了封闭的货厢。秋葵试图坐起，却发觉手脚被捆得结结实实，动弹不得。

小明哭着嗫嚅道：“阿姨，我错了。”

“这不是你的错，阿姨不怪你。”秋葵压低声音说，“快帮阿姨解绳子，阿姨带你走。”

小明照做，然而绳子打的是死扣，别说小明，就算侯健在场，一时半刻也难解开。看到秋葵的手腕被磨破了皮，渗出了血，小明吓得收了手。明摆着，这个法子行不通。秋葵急得直喘气，突然，她眉头一皱，似乎想起什么，说：“把你书包里的瓶子借给阿姨一只，行吗？”

情势紧急如火烧眉毛，小明却看着秋葵发起怔来。

不，他不是发怔，是——天生慢半拍！

在树林里，小明要不慢半拍，秋葵哪会喝陌生人给的水？

这几个月里，秋葵暗暗观察到，小明的言行举止经常比别人慢半拍。她曾私下问过侯健，担心孩子有心理疾病。侯健当场瞪了眼：“快拉倒吧，他就是腼腆，啥病没有！”前天，秋葵瞒着侯健带小明去看医生，并做了全面检查。就在今儿个中午，医生打来电话，告知了检查结果：小明患有亚斯伯格症候群，是神经发展障碍的一种，典型表现为慢半拍，但认知没问题。秋葵建议侯健带小明去医院咨询，找到治疗方案，不想却被侯健误会，引起了双方的争执。而小明正是听到他们吵架的内容，自尊心受挫，才负气跑了出来。

其实，小明的心结早有了。在幼儿园，小朋友也笑话他反应慢，都不跟他玩。时间一长，小明有了自己的朋友圈：虫子。那些从砖缝、草丛，从发霉的杂物堆里捉来的甲壳虫、蜗牛、蜘蛛、蛔蛔、蚂蚁等

各种怪模怪样的虫子，都成了他的玩伴。它们不伤害小明，小明也爱它们，把它们装进玻璃瓶里，一天到晚用书包背着，形影不离，也玩得不亦乐乎：“你好，虫子！嘿，蜗牛，翻个跟头！嘿，蚯蚓，教我做瑜伽……”

上次，秋葵在小明书包里发现那么多瓶瓶罐罐都装了虫子，着实吓了一跳，但她想起，她常常听小明在屋里自言自语：“你好，虫子！”是啊，这个不爱吱声的孩子，什么时候有过能说“你好”的朋友？这些虫子一定是他珍爱的伙伴呀！于是秋葵才答应替小明保守秘密。

此刻，秋葵看见小明爱不释手的书包，才有了主意。对，就让虫子来帮忙！秋葵接着说：“听话小明，快按阿姨说的做。”

小明一如往常，停滞了几秒钟才解下书包，从里面掏出一只玻璃瓶：“它们都是我的好朋友。我最喜欢‘臭大姐’了，她还有个名字叫九香虫。”

天呐，居然还有能熏死人的放屁虫！

秋葵本能地往后扭动了一下身子，示意小明把玻璃瓶摔向放置于角落里的千斤顶。“啪”，就在瓶子碎裂的同时，秋葵突然发出了“啊”的一声大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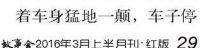
“臭娘们，你活过来了？”矮胖男骂道，“再敢出声，老子把你扔山沟里喂狼！”



我的好妈妈

此后，足有十分钟，秋葵和小明都一声没响。突然，小明又踢又蹬，尖声大哭起来：“我阿姨要死了，快救救我阿姨啊！”

这声声哭叫，显然吓着了矮胖男和秃头男。随着车身猛地一颠，车子停





住了。矮胖男手忙脚乱地打开了后备厢，探头只瞅了一眼，人便惊得“噔噔噔”倒退了几大步：“妈呀，咋会这样？”

咋了？要出大事！矮胖男看得真真切切——秋葵呼吸困难，脸颊肿胀得如发面大馒头，赤红吓人，额头、脖颈和裸露的胳膊上，密密麻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红水泡！

随后跟来的秃头男，一瞧也方寸大乱，硬生生把秋葵拖下了车。秋葵顺势也把小明抱了下来，死不松手。秃头男急了，抡拳就打。可拳头尚未落下，秋葵“哇”一咧嘴：“我得的是麻风病，是天花，是红斑狼疮，碰我呀，碰我就传染给你！”

“死胖子，你他奶奶的快过来帮把手，打死这臭娘们！”

“来啊，来打我啊，黄泉路上我还缺个伴呢。小明，快跑，去喊人！”秋葵的面目，此时只能用狰狞来形容。她张开血涔涔的双臂，张牙舞爪地扑向两人。

“二秃子，快上车。咱们只拐人，不要命！”矮胖男扯起秃头男跳上车，猛地踩下油门，逃之夭夭了。

“他们跑了，阿姨，你演戏演得真好。”小明收了眼泪，乐得“咯咯”笑。秋葵却双腿一软，又昏厥过去。

其实，秋葵并没有演戏。她天生对虫子过敏，哪怕蚂蚁在手臂上逛一遭，也会留下一行触目惊心的红疙瘩。若是毛毛虫、蜘蛛这些长尖刺或茸毛的，绝对能要了她的命。而这，也是她不轻易进小明卧室的另一个原因。但刚才为了求生，她先让小明摔破瓶子，用碎玻璃割断绳子后，又把那些虫子放上了她的脸、肩膀和手臂。眼瞅着秋葵身上的红包呼啦啦疯长，小明怕了。秋葵说：“别怕，这是演戏，我要装病、装死，吓跑那两个混蛋。”万幸，秋葵成功了。

当晚，躺在医院的病房里，秋葵得知那两个人贩也已落网。原来，诱拐小明得手后，他们注意到小明反应迟钝，担心卖不出价，就想再拐一个。正寻找目标呢，秋葵匆匆找来了。行啊，那就连娃带妈一起带走，哪知这个妈还真不好惹！

侯健满脸愧疚地说道：“小明，是阿姨救了你，快跟阿姨说声谢谢。”

这回，小明一点儿都没慢，跑上去，“啵”的亲了一下秋葵仍未消肿的馒头脸：“谢谢你，我的好妈妈。”

（题图、插图：张恩卫）



□ 双城捞仔

保时捷兄弟

陈二宝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在社区保洁队里工作。他们队里共有十辆人力保洁三轮车，车厢后的挡板上写着大大的“保洁”两字，在两字中间还标着数字序号。二宝运气不错，他是十号保洁车，在后面看去，“保十洁”三个大字分外清晰，十分霸气。

一天午后，二宝骑着“保十洁”在小区道路上工作，忽然一辆“保时捷”卡宴呼啸而来，在二宝车前十几米的地方，刹车缓缓停了下来，后面还跟着另外一辆宝马。

二宝不禁嘀咕道：“这些开豪车的，真是不要命，我惹不起他们我躲得起。”二宝默默地骑着车往前走，当他的“保十洁”和前面那辆“保时捷”平行的时候，就听到后面的宝马车上传来一阵笑声。二宝知道，八成是人家看到了他的“保十洁”和保时捷并驾齐驱，觉得好笑吧。二宝埋头继续干活，不一会儿，两辆豪车又隆隆地扬长而去。

第二天一上班，保洁队里就炸开了锅，工友们调侃说：“二宝，你成名人了，都上网了。”二宝听了，



一头雾水。

原来，头天那两辆豪车巧遇二宝的"保十洁"，宝马司机忍不住拍了几张照片，放在了网络上，瞬间引来众多网友热议。二宝也饶有兴致地下载了照片，还拿回家给父母看，把他们也逗得合不拢嘴。

但事情很快开始发生变化了，有网友提出，这些有钱人不尊重保洁工人，是一种炫富和侮辱劳动者的行为。有些网友还义愤填膺地发出"人肉搜索"的动员令。

果然，没多久，保时捷司机的个人信息就被曝光到网上：王大宝，现年 25 岁，家住省城东湖区柳条村，是个"拆二代"。这下网上更是群情激愤，省城主流媒体也都介入了报道，呼吁大家理性看待，应保护当事人隐私。二宝也觉得媒体说得有道理，当事人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并没有恶意，连他自己都不是十分介意。

然而事情的发展还是失控了。这天午夜时分，睡梦中的二宝接到工友刘军的电话："不好了，你赶快上网看看吧，出大事了，王大宝的照片和手机号码都被网友人肉搜出，传到了网上。可是他们不知怎么闹了乌龙，错发了你的照片。"

二宝赶紧上网，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可不是嘛，有网友真的把他的照片发到网上了，还言之凿凿地说："这就是王大宝。"

二宝这下郁闷了，怎么阴差阳错自己倒成了大恶人了？但是仔细一看，二宝发现有些不对，照片上的"他"戴着一条粗大的金项链，手上拿着一部苹果最新款手机，这些东西自己根本不可能有啊！再细细一看，二宝发现照片上的人左眉上有颗小黑痣，自己却没有。照片看着不像合成的，可对方和自己怎么长得这么像？不对，那人叫大宝，自己叫二宝，难道是……二宝心里猛然一惊。

第二天一早，二宝怀着忐忑的心情，把保时捷司机的照片拿给父母看，没想到二老戴上老花眼镜，仔细地看着手机上的照片，没一会儿，竟双双老泪横流。二宝看在眼里，意识到了什么，他问："难道……这王大宝真是……"

还是二宝母亲先开了口："二宝，妈妈对不起你们兄弟啊！二十多年前，你们双胞胎兄弟还小，爸爸妈妈单位不景气，我们都下了岗，实在是没有能力养活你们两个啊，为了能让你生活得好些，爸妈把你哥哥送人了。"

二宝登时红了眼眶，他安慰母亲道："妈，我们兄弟都不会怪您的，您看，哥哥他现在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是啊，妈妈也没有想到，当初，中间人说把他送到农村一个王姓人家去了，温饱是没问题。没想到他现在条件这么好，妈妈也算是放心了。"母亲叹了口气又说，"倒是你，虽然跟着我们，却一直在过苦日子。相比之下，妈妈更感觉对不起你啊！"

此时，父亲擦着眼泪说："他现在生活得这么好，我们不能去打扰他，毕竟当年，是我们对不起你哥啊！"

二宝听懂了父亲的意思，点头答应着。就在此时，二宝的电话响起来了，是个陌生号码，二宝觉得这个号码似乎在哪里见过，对了，这不就是王大宝被公开在网上的电话号码吗？二宝忙接听了："喂，您好，我是陈二宝……"

"我是王大宝，现在网上不仅有我的照片，也有了你的照片，这事你知道了吗？"

"我知道，知道！"二宝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说道，"哥……我……"

"弟弟……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啊！"没想到话筒那边的王大宝也是泣不成声，"养父母这两年相继离世，临终前嘱咐我一定要找到亲人，没想到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找到的，今天我就想跟你们见面，希望你们不要拒绝我……"

原来，二宝的工友刘军在论坛上和网友们激辩不休——那个被人肉搜索到的人，到底是"拆二代"王大宝，还是他们保洁队的工友陈二宝？情急之下，刘军把自己和二宝的工作合影传到了网上，这相片恰好被王大宝看到了，他眼睛一亮：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王大宝一直在为寻亲苦恼着，他马上联络上刘军，诚恳地表示要向二宝道歉，于是他拿到了二宝的电话号码……

一个月后，人们发现陈家父母都不在原来的地方住了，据说是被接到乡下别墅去养老了。而二宝还继续在保洁队工作，只是人们传说：有时，骑"保十洁"扫大街的可能不是陈二宝，而是王大宝；有时开保时捷上街的不是王大宝，而是陈二宝。也有人说，兄弟俩一人扫一天街。到底是怎么样，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了……

（**题图**：陈明贵）



鹌鹑计

□王永坤



顺治年间，有个叫李若琳的官员，因结党营私被革职，回了老家。没了京城的庇护，李若琳终日胆战心惊，他怕的是什么呢？原来当年，朝廷颁布《剃发诏令》，引发了汉人的激烈抗争，死难者无以计数，而李若琳与此事脱不了干系。

因为担心被百姓寻仇，李若琳在老家建起了高墙大院，雇了一群家丁当护卫，索性终日龟缩在大院里闭门不出，养起了鹌鹑。

说起鹌鹑，个小，不起眼，养起来却很费功夫——野鹌鹑捉来之后，要关在特制的藤条小笼子里，日夜不离地吊在主人的腰带上，主人时不时地把鹌鹑从笼里掏出，轻握在手里，手指头不断地捋顺鹌鹑的羽毛，使其驯服；喂鹌鹑吃过谷粒之后，主人还要用自己的手指沾了唾液，让鹌鹑饮用，助其消食。自然，斗鹌鹑则别有一番乐趣——把一对鹌鹑放在簸箕中，用草棍略一挑逗，鹌鹑便会发怒撕咬，喙来爪往，啄挠扑蹬，斗智斗力，令人叹为观止。

李若琳调教出来的鹌鹑，极是善斗，但天天看自家的几只鹌鹑斗

来咬去，李若琳已兴味索然。

距李家大院不远有座灵光寺，每逢庙会，很多村民都聚在寺庙东边的高台上斗鹌鹑，格外热闹。李若琳实在按捺不住，便大着胆子也来凑热闹。他的鹌鹑一上场，特别是那两只报号为“铁公鸡”和“野狼”的鹌鹑，技压群雄，大胜而归。从此，李若琳几乎每逢庙会必去斗鹌鹑，然而，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之后，村民们都对他“敬而远之”，不愿陪他斗鹌鹑了。

转眼又到了庙会。这一次，李若琳别出心裁，要举办斗鹌鹑擂台赛，声称若是谁的鹌鹑战胜了他的“铁公鸡”和“野狼”，就赏一百两银子。李若琳信心满满：重赏之下，就不信没人陪我斗鹌鹑！

一声锣响后，擂台下人潮涌动，不断有人提着鹌鹑笼上台。一见有人上擂台，李家的家丁便会上来搜身，提防有人近前刺杀老爷。

一场又一场战罢，李若琳的那只“铁公鸡”连战连胜，眼看再也没人敢上台。李若琳心中很不过瘾，他往台下一瞧，发现有两个中年汉子你捅捅我，我扯扯你，望着金丝笼里的“铁公鸡”，不时耳语，分明是跃跃欲试。

李若琳将茶壶嘴对那两个汉子一举，激将道：“要斗就上台来斗，娘们似的在台下嘀咕，算什么好汉？”两个汉子顿时涨红了脸，一咬牙就都上了台，先自报姓名，一个叫张大狗，一个叫吴四牛，两人都来自城南大王庄，他们的鹌鹑分别报号叫“狗蛋”和“鱼鹰”。李若琳一听，乐了：到底是没学问的乡下汉子，起的名字都土得掉渣！不过，他不敢大意，命家丁对两人搜身，确定两人身无寸铁，方才命两人近前来。

张大狗是个急性子，一把从鹌鹑笼里掏出了“狗蛋”——一只团头团脑、小短腿的黑色鹌鹑。李若琳一眼看出这“狗蛋”长着黑嘴白胡须，有一身蛮力，若是让“铁公鸡”和它硬拼，恐怕难赢。李若琳将斗得兴起的“铁公鸡”半握在掌中，来回捋它的羽毛，直到“铁公鸡”平静下来，才向簸箕里一撒手。果然，那“狗蛋”一上来便横冲直撞，狂啄乱挠，“铁公鸡”左躲右闪，总算没让它抓破头皮。但接下来，适应了“狗蛋”招数的“铁公鸡”可就不客气了，一招接一招，直杀得“狗蛋”毫无还嘴之力，头缩在脖子里步步后退……乐得李若琳连连叫好。

眼看“狗蛋”要跌出簸箕，张



大狗慌忙上前，将其打救上来，塞回自己的鹌鹑笼里。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他这只鹌鹑算是报废了！

“喂，吴四牛，该你的‘鱼鹰’上场了！”李若琳一努嘴，小厮便冲吴四牛直嚷。吴四牛见同伴落败，勇气大失，捂着腰间的鹌鹑笼子直往后退，结结巴巴道：“铁……铁公鸡太厉害了，俺……俺的鱼鹰就、就算了！”

“玩玩嘛，输赢无所谓。”李若琳哪容他打退堂鼓，委婉劝道，但见吴四牛仍是畏缩不前，他的口气便一下子严厉起来，“你已报过了鹌鹑的名号，岂有不斗之理？若不然，依打擂的规矩，你要丢下二两银子才能走人！”吴四牛脸上流汗了，倒是张大狗同他打气：“牛哥，怕什么！斗就斗，大不了像我的‘狗蛋’一样输掉。二两银子咱可赔不起……”

吴四牛没了退路，只得把他的鹌鹑掏出来丢在簸箕里。看客们围上前一看，不由哄笑起来。只见这“鱼鹰”格外瘦，乱纷纷的羽毛耷拉着，青嘴红胡须。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下便有人哼起“鹌鹑经”：“能斗不能斗，先要看胡子。黑嘴白胡子，咬死牛犊子；青嘴红胡子，胆小如兔子！”吴四牛听着，脸更红了。

又开战了，果然“鱼鹰”一个劲地躲避，被“铁公鸡”追咬得团团转。众人笑个不停，李若琳却一口茶水噙在嘴里咽不下去，怔住了：这“鱼鹰”飞得高，跳得远，挨啄后不出声叫疼，难得！只怕情况有变。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鱼鹰”突然一个急跳猛拐，回头一口啄在“铁公鸡”的头皮上，没等“铁公鸡”反应过来，“鱼鹰”又来了，接着又是两下。“铁公鸡”吃疼不过，身子一歪翻出了簸箕。全场大惊，瞬间鸦雀无声！

还是李若琳最先回过神来，干笑一声道：“‘铁公鸡’一连斗赢了十几场，早已是强弩之末，该它败了。不过，老夫还有‘野狼’呢！”一旁的小厮闻言，连忙放出了“野狼”。这“野狼”乍一看毛色、个头同“鱼鹰”差不离，只是骨架大些，还不时扭着脖子回头看——相书上说这是“狼顾之相”。“野狼”早就憋坏了，一肚子怨气没处撒，见了“鱼鹰”，不等撩拨便上前咬斗，吴四牛却一把把“鱼鹰”从簸箕里抓了起来。李若琳以为吴四牛要临阵脱逃，正要发脾气，却听吴四牛慢条斯理地说道：“待我给‘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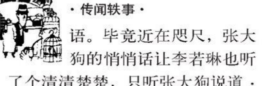
鹰’喂喂食！”说着从食袋里掏出一撮米粒塞在“鱼鹰”的嘴里。李若琳细一瞧，只见吴四牛喂食“鱼鹰”的居然是熟谷米！须知鹌鹑都是吃生谷米的。见李若琳一脸诧异，吴四牛笑着解释道：“我这‘鱼鹰’只喜欢吃熟谷米，它吃了熟谷米斗起来格外凶！”

吴四牛撒手之后，吃饱了的“鱼鹰”抖着翅膀精神了许多，虽仍是被“野狼”追着啄，但它跳闪腾挪，干净麻利，“野狼”丝毫也占不了便宜。不一会儿，“野狼”累了，眼神也变得很迷茫。吴四牛突然大喝一声：“鱼鹰，回身！”“鱼鹰”应声而跃，鸣叫一声腾空而起，在空中一个华丽转身，张开了细长的尖喙直啄“野狼”的眼睑。“野狼”猝不及防，被啄个正着，血立马就出来了。一下、两下、三下……在“鱼鹰”暴风雨似的啄击下，“野狼”终于一动不动地瘫倒在簸箕一角，而“鱼鹰”则沿着簸箕口飞奔，啾啾而鸣，恰似打了大胜仗的将军。



这时，李若琳不顾一切扑上前，一把把“鱼鹰”抓在手里，口里还高叫道：“好个‘野狼’，果然不负我的期望！”他分明是要赖要霸占“鱼鹰”！吴四牛一愣，嗫嚅道：“老、老爷，您弄错了，这是我的……‘鱼鹰’。”“怎么成了你的‘鱼鹰’？你的‘鱼鹰’有记号吗？”李若琳眯起眼睛，反诘道。吴四牛摇了摇头。李若琳呵呵一笑：“我的‘野狼’可是有记号的，腿上套着个玉扳指。你看清楚了——”说着，一捋“鱼鹰”的腿，果然上面套着一枚绿玉扳指。吴四牛目瞪口呆：这姓李的大老爷戏法变得好快啊！李若琳又说道：“你的‘鱼鹰’斗死了，看你也挺不容易的，你就把那一百两银子全拿走吧，回去多买几亩地……”

吴四牛还要争执，一旁的张大狗回过神来，对他一番耳



语。毕竟近在咫尺，张大狗的悄悄话让李若琳也听了个清清楚楚，只听张大狗说道："合算呢，一只鹌鹑换来几十亩地！再说了，穷不与富斗，咱斗不起啊！"吴四牛苦笑一下，拿着银子走了……

用一百两银子换回一只鹌鹑，李若琳太得意了——像"鱼鹰"这样禁得起叼啄又善战的鹌鹑可谓千载难寻。另外，他心中还有个小九九：当今朝廷的大红人吴三桂也极喜欢斗鹌鹑，若是把"鱼鹰"献给吴三桂，自己也许能东山再起！

李若琳为"鱼鹰"换了个大点的金丝笼子，另起了个文雅的名号，叫"飞鸾"。他打算把"飞鸾"再喂肥些，品相更好看点，就可以去献给吴三桂了。只是在喂食"飞鸾"吃熟谷米时有点小麻烦，熟谷米黏糊糊的粘手，而且让"飞鸾"饮唾液时，"飞鸾"的尖嘴常常把自己的手指头啄出血来。

半个月后，身体一向强健的李若琳突然病倒，先是腹痛腿软，很快便口吐黑血，昏迷在床。他儿子急忙请来个老郎中，老郎中一诊脉，连连摇头，说李老爷中的是蛇毒，已经无药可救了！

李若琳的儿子惊呆了：老爹从未被蛇咬过，怎么会中蛇毒呢？老郎中也大惑不解。这时，挂在房檐上的"飞鸾"饿得"唧唧"直叫，老郎中抬头一看，突然拍腿大悟："原来李老爷所中之毒，来自这只鹌鹑，不，这是一只山鹑！"

见李若琳的儿子迷茫不已，老郎中细细解释起来：在城外禹王山的悬崖峭壁间，生活着一种轻盈如燕、勇猛善斗的鸟类，与平原地区的鹌鹑习性大不相同，极喜食山中铁头五步毒蛇的蛇卵和幼蛇，因此被人称为山鹑。山鹑极难被人捕获，而喂养山鹑更是危险至极——蛇毒在山鹑嗉囊内越积越多，其毒性已不亚于铁头五步蛇。喂食熟谷米则会促使山鹑反刍，嗉囊中毒素尽出。让山鹑饮唾液时，山鹑尖尖的嘴一旦啄破主人的手指，这等于被毒蛇咬了一口呀！

李若琳的儿子大惊：说到底，老爹还是着了那两个乡下人欲擒故纵的道儿，被他们用一只小小的山鹑给暗害了！李若琳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儿子忙向县衙门报案。官府即派人去城南大王庄捉拿张大狗和吴四牛，可大王庄只有姓王的，并无张姓、吴姓之人，此案不了了之……

（题图、插图：刘为民）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会荣誉会长、教授、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终生难忘的座谈会

□ 乌丙安



我和《故事会》有36年的友情，那是从1979年和《故事会》的主编何承伟相识开始的。当时，我从农村返回大学复课还不到一学期，我的恩师钟敬文教授调我进京，协助他完成教育部委派的编写高校教材《民间文学概论》的项目。那时正在举办改革开放后首届全国民间文学讲习班，何承伟正是代表上海《故事会》来的学员。

就在那次讲习班上，何承伟邀请了我和我的师妹、北京大学屈育德参加1979年9月20日在上海召开的建国以来第一次全国故事工作者座谈会，并再三要求我们做专题学术讲演。我们应邀参加了。

在这个会上，到会的四十多位从事故事研究、创作、编辑出版的同仁们齐聚一堂，借着改革开放最早的春风，面对“左”的残余干扰，空前一致地解放思想，真正做到了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全面深入探讨了故事艺术的本质、故事传统的根基；激情满怀地畅谈了当代故事生存空间的特征和新时期故事文学的发展前景和战略。所有的发言都不约而同地指斥了极左思潮用“革命”二字强加在“故事”头上的多年的禁锢，异口同声赞成把《革命故事会》的“革命”二字拿掉，还“故事”的本来面目。

记得当时我在讲演中讲到故事的特征时，我用调侃式的口吻自问自答说：“故事，你姓什么？姓‘故’，只能姓‘故’，几千年来



故事就姓‘故’，现在还姓‘故’，不姓‘革’，应当打碎这个所谓‘革命’的枷锁，把故事解放出来，让故事认祖归宗。即使历史上有真实的革命传说故事，那也只是故事家族中的一部分而已……”当时，会场上有一张字条传到了讲台前，我打开看过后，接着讲：“这里有一位好心的同志写来一张字条，没什么秘密，我来念一下，‘老师，您讲得很对，我赞成，但是我提醒您，讲话还是小心为好！’我谢谢这位好心同志！不要紧，假如因为我讲了这些话明天就被抓了起来，好啊！当天就会传出来一则新故事，某某老师在文艺会堂讲话被抓的故事也就流传开去。这恰恰就是故事产生、流传、演变的文化规律。”会场上响起了笑声和掌声。

这次座谈会使我终生难忘，因为它召开在1979年这个“改革开放的春天”。就在座谈会召开以后两个月，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不仅为“文革”受害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平反昭雪，还鼓舞大家解放思想，摆脱极左思潮的影响，为新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多做贡献。因此，《故事会》主办的这次座谈会当然是有历史意义的。它必将永远铭刻在我国故事文化史的丰碑上。

扫一扫二维码，可带走、分享这篇文章



·本刊信息传真·

“我和《故事会》的故事”征文启事

为庆贺《故事会》创办600期，本刊特面向全社会征文。

一、征稿时间：2016年2月至2016年7月。

二、征稿要求：

1. 叙事清晰，情感真实，文字流畅；2. 篇幅控制在1500字以内。

三、投稿方式：

来稿请寄上海市绍兴路74号《故事会》杂志社，邮编：200020，信封上注明“我和《故事会》的故事”征文；或发电子邮件至wangqi_8656@126.com，邮件主题注明“我和《故事会》的故事”。所有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来稿均须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通讯地址、邮编和联系电话。一经采用，即付稿酬。



心灵感应

□冯舒奕



杜炜是个有生活情趣的人，只要出差，他肯定会给妻子唐曼带礼物回来。刚开始的时候，唐曼每次都兴冲冲的，但如今，两人结婚都快七年了，唐曼对杜炜这套老掉牙的把戏，再也提不起兴致了。

这天，杜炜又一次出差归来，礼物一带就是三样：一只泛着金属光泽的招财猫，忽闪忽闪的眼睛挺招人喜爱，可唐曼连眼皮都不抬一下，杜炜顺势就搁在电视机柜上；一套贝壳杯垫，新奇有趣，唐曼也只看了一眼；最后一份礼物是两条看着像地摊货的项链，各吊着一块心形玉石。

唐曼见了就发火：“这种破项链也送？我又不是收破烂的！”

杜炜嘿嘿一笑说：“这两条项链神着呢！据说，相爱的人只要各挂上一条，就能感应出对方的喜怒哀乐，爱得越深，感应得越准！”

唐曼听了嗤之以鼻：“你傻呀，被人骗了吧？”杜炜拿起其中一条先套在自己脖子上：“这是我一个哥们推荐的，灵不灵我们试试不就知道了？来来来，戴上吧！”杜炜



说着就作势要给唐曼戴上。

唐曼嫌低档，说什么也不戴。杜炜笑嘻嘻地劝说："亲爱的，你看我平日工作忙，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要是这小玩意真管用，我能感应到你的喜怒哀乐，那就能及时给你打个电话，发个短信什么的。不是挺好？"唐曼一听，虽然嘴上还是老大不乐意，却也没再推让，但马上塞进内衣里，贴肉挂着。可不能给人瞧了笑话。

戴上项链后，唐曼也没上心，难道真相信那套心灵感应的鬼话？再说了，不是说相爱的人才能感应吗？不知道杜炜还有多少爱留着，反正自己是所剩无几了，什么爱啊，激情啊，都让时间给磨淡啦！

这天下午，唐曼照例窝在沙发上看连续剧。入戏的她正跟着剧中女主角一起落泪，手机响了一声，是老公的短信："亲爱的，又看电视伤心啦？我就喜欢你这样梨花带雨的样子。"唐曼马上破涕为笑，当初被他骗到，还不就是因为他这张嘴甜，但随即她不禁惊诧起来，老公怎么知道自己在哭？难不成是项链起作用了？她赶紧掏出那条项链看了良久，没发现什么特别呀！

等杜炜下班回到家，唐曼就直截了当地问："你下午怎么知道我看电视哭了呢？"杜炜神秘一笑："心灵感应呗！"唐曼假装皱眉："我可不信那破东西这么灵验。"

杜炜马上伸出一根食指抵在自己双唇上："别说它坏话，说了就不灵啦！"

尽管唐曼不大相信，杜炜所说的"心灵感应"却在两天后又一次显灵啦！这天，唐曼和小姐妹胡琼逛街回来，手上拎了大包小包的战利品。刚到家放下东西，老公的短信就来了："亲爱的，逛街回来心情好吗？只要你高兴，我就高兴。"唐曼看着短信，心情大好，像回到初恋般甜蜜。难道又是项链起作用了？唐曼开始有点动摇了。

这之后，又发生了好几次类似的感应事件，不算频繁，但唐曼对那条项链开始刮目相看了。他们夫妻间的感情也随着这一次次"心灵感应"而柳暗花明，像是迎来了第二春。

唐曼忍不住在胡琼面前炫耀起来，胡琼可不信："这种江湖玩意只能骗骗你这种单纯的小朋友！"

"开始我也不信的，可你知道吗……"唐曼把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感应事件跟胡琼说了，"反正这些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不骗你。"

胡琼犹豫了："照你说那么灵

验，哪儿有卖？我也买来试试。”

唐曼打趣道：“你和你老公如胶似漆的，不需要啦！”胡琼撇了撇嘴角：“你不知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要是这项链真能给夫妻感情加把力，何乐而不为？”

唐曼一听，满口答应道：“没问题！回头我和杜炜说说，让他给你带两条。”

唐曼本以为老公会毫不推辞，可杜炜却一口回绝了她的要求。杜炜说了，这神奇的项链可不是想买就买得到的，他上次也是托朋友找了一隐世高人求来的。高人又不搞批发，想再要两条，实在有点难。唐曼听了，也只好作罢。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杜炜难得早下班，他亲自下厨，想和唐曼来一顿浪漫晚餐。唐曼绕到厨房，看到杜炜煎好的牛排，笑着说：“你怎么知道我想吃牛排了？”杜炜呵呵一笑，朝唐曼的脖子努努嘴：“说了我们心灵感应呗！”唐曼看着杜炜，饶有兴致地问：“那你现在感应感应我在想什么？”

杜炜配合地闭上眼睛，凝神想了一会儿，然后灵光一闪，笑着把唐曼请到饭厅坐下，他倒了一杯香醇的红酒，拿起杯子在唐曼鼻尖轻轻掠过，再轻轻放在餐桌上，说：“我感应到，老婆一定在想，那么美味的牛排，一定要配地道的红酒！”

唐曼撇了撇嘴角，冷冷地说：“感应得真好！看来这项链不在我身上，也一样能起作用嘛。”

“什么？”杜炜只觉得后背一凉，“项链你没戴着？”



原来，这天下午，唐曼告诉胡琼项链买不到了，胡琼不死心，就跟唐曼借走了项链，说是拿给朋友看看，兴许能够找到门路。谁料不知情的杜炜此刻的一番认真“感应”，直接就在唐曼面前穿了帮。

唐曼问杜炜：“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干吗



拿两条项链来糊弄我？”杜炜尴尬地笑着：“老婆，你听我解释……”

“等等，让我想想！”唐曼气鼓鼓地坐在餐桌旁，脑筋却在飞速地转动着，她就是好奇，既然项链是假的，那这阵子杜炜是怎么准确地感应到她的情绪的？她一边想，一边摩挲着桌上的红酒杯，顺着酒杯移动眼神，看到了杯下的贝壳杯垫……这是那天，杜炜和项链一起带回来的……一起带回来的！

唐曼像是想到什么，腾地站起，快步走到客厅，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电视柜上的一张笑脸——那个憨态可掬的招财猫，也是和项链一起带回来的呀！唐曼冲过去抓起这只大眼猫，翻来覆去地查看。好呀！这根本就是一个无线摄像探头！难怪老公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难怪只有在客厅时他才能“感应”到，难怪要他给胡琼带项链就推三推四，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感应项链！唐曼越想越气，一把将招财猫举过头顶，想摔个粉碎。

杜炜忙去拦，唐曼质问道：“还说什么相爱的人才能感应，根本就是你一人在唱独角戏！难怪我什么都感应不到你！”说到这儿，唐曼心里“咯噔”了一下，高举招财猫的手竟缓缓放了下来……没错呀，这几个月来，一直是老公感应着她的情绪，适时地嘘寒问暖，适时地逗她开心，因为有了“感应”，他们夫妻俩似乎重拾了当年的甜蜜。可她自己又为老公做过点什么呢？

想到这儿，唐曼脸上竟然阴转晴，甚至微微泛红了。杜炜还没反应过来，问：“老婆，不砸了？”唐曼没理他，找了个袋子把招财猫装上，又把手朝杜炜一伸，道：“把你的项链解下来。”杜炜急了：“别扔啊，好歹留个纪念。”

唐曼嗔怪地看了他一眼，说：“我不戴项链，你不也能感应我么？你不戴项链，我也一样能懂你。咱俩的关系还得继续靠这项链维系？我看这项链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下杜炜算听明白了，利落地解下了项链，问道：“那你这是要拿去哪儿？”

唐曼呵呵一笑，收好东西就往外走，边走边说：“把‘全套装备’给胡琼送去啊，让她也试试这项链的‘神奇’！”

杜炜哈哈大笑，跨到门口，关照道：“记得让她见好就收啊！婚姻说到底还得靠两个人一起经营！”

（题图、插图：陈明贵）



小巷的尽头，有一位等信的妇人。是何等重要的信件，让她每个周末都站在家门口翘首以盼？人们猜她是为了等爱人的消息，而她总不言语，眼角的泪，分明藏着不能说的秘密……



海蒂太太的信

□李代金

保罗是个邮递员，这段时间，他每个周末都要给独居在杰夫小巷的海蒂太太送信。本来嘛，邮递员送信是职责所在，可保罗烦恼的是，杰夫小巷里就只有海蒂太太一个人有信件，更糟糕的是，小巷真是太小了，车子开不进去，每次，保罗都不得不下车步行，把信给海蒂太太送上门去。这一来一回，得费不少时间。

尽管保罗很不愉快，但他还是按时把信给海蒂太太送过去了。每次他送信去的时候，海蒂太太都在家门口望着巷口，等着信的到来。保罗发现，这些信都来自同一个人，这人叫詹姆斯。看得出来，海蒂太太非常在乎这位詹姆斯先生。保罗不禁为海蒂太太感到惋惜，她这么在乎詹姆斯，可是他却只是给她写写信，要是能来看看她，多好！难道她拒绝詹姆斯，不肯见他，詹姆斯又不肯放弃，才只好每周都给她写信？

保罗一心为海蒂太太着想，希



望她能赶紧接受詹姆斯，那样，她也就不用一个人孤单地生活了。但是，海蒂太太却好像故意要多考验他一段时间，看他是不是有耐心、有诚意。保罗想，这可真是一个有心机的老太太。当然，这样一来，麻烦的就不只是那个詹姆斯了，还有他保罗，因为他必须继续完成这个送信的差事。保罗非常希望海蒂太太能到巷口来拿信，那样他就不用下车，直接把信从车上递给她就可以了。

有一次，保罗给海蒂太太送信去的时候，便提醒她，希望她能走到巷口来拿信。没想到海蒂太太不但没同意，反而还说："怎么？让你多走几步路就嫌麻烦了？要不是有我们这些人的信，你早就失业了！"保罗听了很不高兴，心想：遇上你这样的老太太，我真是拿你没办法！不来拿信就算了，真希望詹姆斯不再给你写信了，当然不只是为了我自己，主要是为了他。像你这么自私的人，他要是跟你在一起，只会苦了他！

保罗一心为詹姆斯着想，希望他不再给海蒂太太写信，可詹姆斯却总是雷打不动，还是每周都给海蒂太太写一封信。保罗在心里说：詹姆斯，你可上当了，海蒂太太这是在为难你，说不定她根本就没有心思跟你在一起，她这是在拿你寻开心呢！

后来，保罗再送信的时候，看到海蒂太太的笑脸，就觉得那是个阴谋，为此，海蒂太太跟他说话，他都懒得搭理她了。保罗在心里说，对于你这么自私、这么邪恶的人，我才懒得理你！

既然詹姆斯乐此不疲，那么，保罗就只得麻烦一下，继续每周给海蒂太太送信。比起詹姆斯写信来，保罗送信还是要轻松得多的。写一封信，至少要半个小时，说不定还要花两个小时，而保罗给海蒂太太送信，也就几分钟而已。不过还好，詹姆斯把时间掌握得很好，信总是周末才送，而周末，信件比平时要少得多，这样，保罗也就不至于那么匆忙了。只是他看到海蒂太太，还是会生气——海蒂太太还是那样，明明看到他走过来，却不肯上前来取信，非得看着他送过去。

三个月……半年……一年过去了，海蒂太太还是没有接受詹姆斯，詹姆斯还是一如既往地给她写信。保罗为詹姆斯感到不值，于是他决定上门劝劝詹姆斯，不要再给海蒂太太写信了。

有一天，保罗趁着有空，就按

照信上的地址去找詹姆斯。没想到一打听，根本就没有詹姆斯这个人。保罗大吃一惊：没有这个人，可给海蒂太太写信的就是他呀！

信是詹姆斯写的，却打听不到他的消息，看来，詹姆斯也留了一手啊！保罗当然不甘心，决定铤而走险。有一天，保罗小心翼翼地拆开了詹姆斯的信，他想从信里找到一些关于他的消息。就在保罗打开信的时候，他惊呆了：信封里装的，只是一张白纸！保罗百思不得其解，詹姆斯写给海蒂太太的信，怎么什么也没写，是一张白纸呢？难道这白纸是特殊的信，只有海蒂太太才能懂？难道他也在逗海蒂太太玩吗？难道他知道我要拆他的信？

保罗将白纸装回去，小心翼翼地封好信封，照例给海蒂太太送过去。没想到海蒂太太一接过信就盯着保罗，问他是不是拆了信。保罗没想到海蒂太太一眼就发现信被拆过了，他心虚得很，只得承认了，说自己只是一时糊涂，希望海蒂太太能够原谅他。海蒂太太说：“我知道，每个周末我都会收到一封同样的信，你肯定觉得奇怪，就想了解其中的秘密，才拆了信。可你没想到，信是白纸，因为信是我自己寄给自己的。”

接着，海蒂太太道出了其中的秘密：她年轻的时候，为了一个男人，抛弃了丈夫和孩子，可后来她又被那个男人抛弃了。她想回到丈夫和孩子身边时，发现丈夫已经跟别的女人结婚了，她回不去了，可她一直都想着丈夫和孩子。现在，孩子长大了，工作了，还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邮递员。

保罗听到这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海蒂太太含着泪说：“亲爱的保罗，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见我这样的母亲，但我很庆幸，因为你是邮递员，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不停地给自己写信来趁机看看你，即使你不知道我是谁，也不要紧。每次看到你朝我家走来，我就觉得是我的孩子下班回家来一样……”

保罗的眼眶也湿了，他沉默了很久，望着海蒂太太，说道：“母亲……不，海蒂太太，您以后不用写信了，我、我会常常来看看您！”

（题图：佐　夫）

红版编辑部各编辑邮箱：

姚自豪：yaobianji1950@126.com；
吕　佳：lujia411@126.com；
丁娴瑶：dingxianyao@126.com；
陶云韫：taoyunyun1101@163.com；
曹晴雯：caoqingwen0228@126.com。



借势竞拍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现了一块储量丰富的油田，政府决定公开拍卖油田的开采权。石油大亨们听到消息后，纷纷筹措资金，准备在拍卖会上争夺油田的开采权。

谟克石油公司老板道格拉斯也对这块“肥肉”垂涎欲滴，可他知道仅凭自己100万美元的资产，很难竞争过那些石油大亨们。他不甘心放弃，苦思数日后终于有了主意。他找到有过生意来往的美国花旗银行总裁瑞斯顿，请他出面替自己竞拍。瑞斯顿答应了请求，但得知道格拉斯最高只能出到100万美元时，不禁瞠目结舌：“怎么可能？还是放弃吧！”道格拉斯对着瑞斯顿耳语一番，瑞斯顿听了，狐疑道：“那就试试看吧。”



拍卖会如期举行，经纪人报出底价：“50万美元，每次举牌5万美元。”话音刚落，瑞斯顿就高举牌子，喊道：“100万！”众人循声望去，顿时哗然：“这不是银行大王瑞斯顿嘛！”所有竞标者心里都没了底，如果瑞斯顿想买油田，没人有能力竞争。果然，经纪人连喊三遍“100万美元”，没人敢再往上报价。最后，经纪人落槌宣布：油田开采权被谟克公司获得。

当自身资源不足以获得成功时，借别人的优势资源为自己所用，也是走向成功的一种途径。

（**作者**：佟雨航；**推荐者**：丁　强）

管仲的“忽悠”

有一年，齐国军粮出现短缺。齐桓公忧心忡忡地对大臣管仲说：“你一向足智多谋，你能不能想个法子，在不增加百姓赋税的前提下，为国库筹备足够的军粮呢？”“这好办！”管仲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说，“前几天，北郭有个人，挖地时挖出来一只龟，这只龟就值五百亩地的粮食。我去把那只乌龟弄回来就行了。”齐桓公不知道管仲的葫芦

里要卖什么药，但他相信管仲的智慧，便没多说什么，任由管仲行动。

第二天，管仲派出十乘车的使团，浩浩荡荡前往那个人家，赐给他官帽一顶后，便一路敲锣打鼓，把那只龟给“请”了回来，供奉在寺庙前的大台上。白天杀了四头牛祭祀它，晚上派百名士兵把守。众人大惑不解，一只乌龟何以受此隆重的礼遇？管仲就宣称：这只龟是东海海神的儿子，是无价之宝，谁要拥有了它，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这下，举国上下都沸腾了，那只乌龟也被越传越神乎。后来，齐国出兵攻打孤竹，管仲打听到齐国的首富丁家，粮食够大军吃五个月。于是，他就去找丁家老爷，说要把那只乌龟抵押给他，换他的粮食。丁家老爷受宠若惊，赶紧收了那只龟回家供着，而齐军出征孤竹的粮食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齐桓公听说了此事，哈哈大笑：“管仲你真能忽悠啊，一只无用的乌龟竟让你忽悠来数万担粮食！”管仲嘿嘿笑道：“大王，这个世间如果没有盲从、贪心之人，小臣上哪儿去忽悠啊？”

（作者：蒋骁飞；推荐者：涛　声）

千手观音

一日，黄先生在一位爱好收藏的朋友家，见到一尊千手观音像。黄先生端详了好一会儿，忍不住好奇，问道：“这千手观音像，真的有1000只手吗？”

朋友微微一笑，说：“其实，这观音只有998只手。”

黄先生不禁问：“名叫千手观音，为什么当时的塑像者没有塑1000只手，而少塑了2只呢？”

朋友双手合十，朝观音像虔诚一拜，说道：“也许每当你寻求观音庇佑时，千手观音之所以会伸出1000只手来帮你，那是因为，那1000只手里，有一双你自己的手在帮你自己。”

（作者：黄小平；推荐者：繁星若尘）

（本栏插图：陆小弟）

学写作文，从读故事开始

2016年2月（下）动感地带答案

神探夏洛克答案：化妆师和夏洛克是好友，对犯罪新闻较为熟悉，他把汉克的脸化装成另一名被警方通缉的要犯的脸，所以汉克被警察抓住了。

思维风暴答案：火柴可摆成“1日=24h”

传说，“殃”是死人咽的最后一口气形成的恶煞。古时候人一旦死了，要由阴阳先生“开殃榜”，上面写上死者的生辰八字、卒亡八字以及死因。有了殃榜，县衙才会准许死人埋葬。如果不开殃榜就埋葬死者，殃会跑出来“打”人，被殃打到，非死即伤。

开殃榜



□村口等你

明末时，洛阳城有个富商叫韩鸥霸，他脾气暴躁，常常打骂下人。这天，韩鸥霸因为厨子做的红烧肉不合口味，便冲进了厨房，抄起了菜刀，本想用刀背打厨子几下泄气，没想到盛怒之下，手腕子一哆嗦，菜刀正面砍到厨子的脖子。厨子当场暴毙，把一边的家丁钱小五吓傻了。韩鸥霸很是慌张，赶紧关上门，对钱小五说：“今天你啥都没看见，这厨子是自己得病死的，与你我都不相干。你赶紧去请阴阳先生，开完殃榜，快把人埋了。”韩鸥霸说完，拿起沾满鲜血的菜刀，跑到后花园挖坑埋了。

厨子平时待钱小五不错，要胡乱开了殃榜入葬，钱小五心里过意不去。他出了门，没去请阴阳先生，而是跑到官府告了官。县太爷听了钱小五的诉说，眉头一皱，说道：“你口出狂言，据本官所知，韩鸥霸为人善良，常做些接济穷人的事，怎

可能为一道菜杀人？”县官瞅瞅两边的衙役，又问道：“你们觉得韩鸥霸可能杀人吗？”几个衙役带头附和道：“韩鸥霸为人和善，断不可能做杀人的事，钱小五一派胡言，一定是故意诬陷。”随后，钱小五被轰出了县衙。

钱小五失望地回到韩家，他扯了一个谎，对韩鸥霸说附近的阴阳先生都跑去别家开殃榜了，估摸着得第二天才能来。

晚上睡觉，钱小五突然觉得自己后脑勺发凉，莫不是殃来找我了？他打了个冷战，一屁股坐了起来，发现本来关着的门开了一道缝，又听得“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了，一个黑影闪了进来！钱小五吓得钻到床下，浑身哆嗦不已。他恨自己多管闲事，没及时请阴阳先生开殃榜，这下好了，殃真的出来“打”人了……

第二天，一位姓赵的阴阳先生来到韩家。这阴阳先生长得很奇怪，佛祖耳朵，长寿眉，碗大的嘴，和韩鸥霸说话也是皮笑肉不笑。韩鸥霸见阴阳先生来了，心里稍稍安稳下来，赶紧命人准备了笔墨纸砚，叫其开殃榜。

阴阳先生瞅了瞅递过来的纸，摇了摇头：“开殃榜用的纸必须是东昌纸。”韩鸥霸赶紧叫人准备了东昌纸，随即把阴阳先生领到了存放厨子尸体的西屋。厨子身上的血早已经被洗干净，刀痕处也做了遮盖。阴阳先生坐了下来，把东昌纸摊开，说道：“说一下死者的生辰八字。”韩鸥霸有些为难：“死的是我的一个厨子，只是一名下人，并不知道他的生辰八字。”阴阳先生说：“那生辰八字只能写‘吉时’。”随后，他又问了死者的亡时，把卒亡八字写好。

阴阳先生走到厨子身边，俯下身子定睛察看，问道：“厨子是怎么死的？”韩鸥霸有些紧张，故意挡住厨子脖子上的刀痕，吞吞吐吐地说：“厨子是暴病而亡。以前他就经常咳嗽吐血，本来是想辞退他的，又怕他找不到活干，所以一直留他在府里。没想到昨天做菜的时候突然倒地身亡，真是可怜人！”

阴阳先生点了点头：“那死因就写为‘病故’。”韩鸥霸听了，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长出了一口气。阴阳先生开完殃榜，把其放在一个木盒子里，嘱咐韩家：除了襁褓中的婴儿，无论男女老少，两天两夜不能闭眼睡觉。否则，殃溜出来打人，即便有殃榜也压不住。谁先闭眼睡觉，殃就先打谁。

韩鸥霸上了年纪，体质虚弱，好不容易熬了一天一夜，实在困得不行。为了不睡着，他强打精神，在院子里来回踱步。突然，他发现不远处的钱小五倚着门睡着了。他赶紧走过去，狠狠踢了钱小五一脚："不争气的东西，你这一闭眼，会把殃招来。"钱小五干笑一声："韩老爷，我实在太困了。不过我先睡了，要有殃，殃出来先打我，你们趁机赶紧跑嘛！"韩鸥霸恶狠狠地说："给我瞪大眼睛，再睡觉我就打死你！"

两天两夜过去，韩家一众老小再也支撑不住，全都睡死过去。正午时分，阴阳先生又来到韩家，韩鸥霸醒来第一件事，便是催促他赶紧把殃榜贴在厨子身上好下葬。阴阳先生摇了摇头："再等一个时辰，殃要再不出来就可以下葬了。"刚说完，只听"扑通"一声，钱小五栽倒在地，全身抽搐，随即两眼翻白，嘴里嘟囔着什么。阴阳先生赶紧说道："众人都闪开，殃出来打人了！"众人吓得退到一边，韩鸥霸急得直拍大腿："这钱小五不听先生的话，昨儿个睡着了，这下被殃打到了，真是活该。"不多时，钱小五停止了抽搐，慢慢缓过来，众人这才放心。突然，家丁张六"扑通"一声又栽倒在地，浑身抽搐起来，跟刚才钱小五的反应一模一样，看来也被殃打到了。韩鸥霸吓得面如土灰："不是谁睡觉，殃就打谁吗？这张六两天来跟我一直在一起，没见他睡觉。看来殃出来是见人就打啊，先生可要想想法子呀！"

阴阳先生拿过那个盒子，取出殃榜，仔细看了看："殃榜没写错啊，如果按事实写毕，殃是不会出来的，但内容与真相有所出入，殃就会出



来打人。”韩鸥霸再不敢遮掩事实，吭哧半天，说厨子是自己失手砍死的，并不是暴毙而亡。

阴阳先生听了，气得快冒烟了：“你差点儿害死我，这殃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我帮别人开殃榜几十年，死者家人都一五一十告诉我，唯独你这般掩饰。还好今天你说出了真相，要不然我们全部人都会被殃打到！”说着，阴阳先生又拿来一张东昌纸，重新开了殃榜，把死因写成：被韩鸥霸用菜刀砍死。写完把韩鸥霸叫到身边，命其在殃榜上写上自己的名字。

韩鸥霸有些犹豫：“这殃榜要是被人看见……”阴阳先生说道：“你怕这殃榜被县官看到？这殃榜是给阴间判官看的，阳间的判官看不到。殃榜一入土，就跟你无关了。”听了阴阳先生的话，韩鸥霸才放下心来，把自己的名字签了。

阴阳先生点了点头，把殃榜收起，突然大喝一声：“来人，把韩鸥霸拿下！”话音刚落，几个捕快冲进屋来，把韩鸥霸五花大绑。

韩鸥霸吓傻了：“你究竟是何人？你想干什么？”阴阳先生把脸上贴的假面撕了下来，众人一看，无不大惊失色，原来阴阳先生是县官易容而来。

县太爷微微一笑：“这殃榜是你杀人的供词，已经签字画押，你服不服罪？”韩鸥霸还是嘴硬：“你这是威逼利诱，我根本没有杀人。”

县太爷使了个眼色，旁边的钱小五手持一把菜刀，走了过来：“韩老爷，这是你埋在后花园的杀人凶器，你杀人的时候我是看到的，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韩鸥霸一拍大腿，懊恼不已：“原来你们是一伙儿的，怪不得说两天两夜不让人睡觉，等到第三天，趁我熟睡过去，你小子竟偷偷去挖出了菜刀，真是家贼难防！”这时，一旁的张六也站了出来：“杀人者偿命，厨子待我们如兄弟，我们实不忍心看他冤死啊！”

韩鸥霸恍然大悟，恶狠狠道：“你们一个个真是费尽心思啊！”

县太爷冷笑道：“听闻韩老爷叔父是知府大人，你又在县衙里安插了耳目，钱小五来报官，我如若当即调查，早有人去知府大人那里通风报信了。如今人证、物证、口供俱全，你插翅难逃！”

原来钱小五报官当天，半夜推门而入的正是县太爷。两人官民合力，设巧计铲除了恶富。

（题图、插图：黄全昌）

智者之死

□ 唐千斐



很久以前，在一个叫“东岭”的偏僻小山村，有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他们养了一大群鸡，有公鸡，也有母鸡。

一天下午，阳光明媚。一只金喙大公鸡带着他的妻子——一只芦花鸡惬意地晒着太阳。这时男主人对女主人说：“今天晚饭不要替我煮了，我去二舅家。”说完，男主人披衣而去。

金喙大公鸡闻言不由大哭，芦花鸡问他怎么了，金喙大公鸡说道：“只怕我们夫妻生离死别在即！”芦花鸡大惊道：“夫君何出此言？”

金喙大公鸡说道：“男主人极少饮酒，但每次到二舅家，必会饮酒，且大醉而归！”

芦花鸡疑惑道：“男主人到二舅家赴宴，即便杀鸡为肴，也当是杀二舅家的，却怎么会祸及你我？”

金喙大公鸡说：“主人夫妻俩极是恩爱，男主人每次醉酒，女主人心疼丈夫，都以母鸡为料做醒酒汤！圈中母鸡虽多，但今年以来你产蛋渐少，女主人已颇有微词，这次岂不要拿你开刀？”

听得此言，芦花鸡不由泪如雨下，爱怜地转头看着旁边玩耍的两只小鸡，哭泣道："既是为鸡，早知难逃今日之命，只是孩子尚小，小花生性好斗，夫君以后要多约束管教；小黄体弱胆小，夫君更要多费心照看，特别是晚上，防止后村那只黄鼠狼把她叼走！"

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叹息道："三年来，芦花鸡日日产蛋从未间断，平时也只是自行寻一些虫草为食，从未要主人费心。近日产蛋渐少就要被宰杀，人就是这样无情无义！"说话的是鸡圈东边的一颗老槐树。

另外一个尖细的嗓音说道："这金喙大公鸡号称东岭智者，此时还不是束手无策？哼，鸡毕竟是鸡，再聪明又能如何？"说话的是茅房西侧的一棵歪脖桑树。

老槐树说："人家夫妻遭此大难，你却还如此尖酸刻薄！再说东岭智者又不是他自封的，金喙老弟素来热诚好义，且足智多谋，往往能于平常处洞察先机，借以趋福避祸。东岭大伙都受惠已久，均以东岭智者尊之……"

一个怯怯的声音说道："槐树爷爷不用担心，金喙大哥既是智者，必有避祸之道！"说话的是槐树下的一株含羞草。

这边说得热闹，那边也没闲着，金喙大公鸡对芦花鸡说："不用担心，一会儿我让小白、大白作产蛋之声，女主人必来开门取蛋，你可借机逃脱！"

老槐树听了，宽慰地笑了："凡祸福必有兆，常人懵懂不知，任其摆布，而大智慧者，一叶便知秋，见微而知著，危难来临之时往往能趋避自如，进退有据！"

不一会儿，大白、小白产蛋后"咕咕"鸣叫，女主人听到后非常高兴，过来取蛋，在将开门时，一个尖细的嗓音说道："主人进去要当心，有些鸡会从门缝跑！"说话的正是桑树。女主人进去时果然很小心，只开了一条小缝，进去后迅速把门关好，芦花鸡根本无法逃脱！

老槐树、含羞草的心都不由沉了下去，忽然，金喙大公鸡扑腾而起，对着女主人的手猛啄几口，啄得女主人的手鲜血淋漓，女主人吃痛，取蛋后便急急离去。

天黑后，男主人醉归。女主人手受伤，无法持刀杀鸡，只得就地取材，以青菜、鸡蛋为料做了醒酒汤。

当夜，金喙大公鸡彻夜未眠，

在圈中踱来踱去。

桑树心中纳闷：这金喙想干吗？不会是想法子整我吧？

天色将明未明之际，金喙大公鸡忽然大步向桑树走来。桑树虽知有篱笆阻隔，金喙大公鸡奈何不了他，但还是忍不住吓得全身簌簌发抖。

走到近前，金喙大公鸡冷冷地对桑树道：“害人者终害己。你今日害我，却是引火烧身，你也难逃砍伐之命！”说完，他也不待其辩驳，阔步而去，飞身跃上院中最高的树枝，昂首静静地看着东方。当黎明的第一抹曙光从东方出现时，金喙大公鸡引吭而歌，发出第一声雄壮的鸣唱。全村公鸡跟着应和，大地苏醒了，村子苏醒了，女主人醒了，男主人也醒了！

男主人看到女主人手受伤极是心疼，问其原因不由大怒，持刀直奔鸡圈，杀了金喙。

老槐树老泪纵横，叹息道：“金喙老弟枉是智谋过人，生杀大权却落于一平常的村夫之手，世道不公，可叹可悲！”

桑树冷笑道：“没听说过么，形势永远比人强！他再聪明，不过是一只鸡而已，而且他机关算尽，最后却送了自己的小命，哼哼，还聪明？笑死我了！”

天色渐明，公鸡肉久煮不烂，没柴火了，主人拿了砍刀，走到桑树旁，把他砍了。

含羞草立时联想起深夜时金喙与桑树说的话，心头猛然一震，说：“其实，金喙大哥这些都想到了，但是他为什么还是这样做呢？”

含羞草忽然想起金喙曾经说过的话：“智谋过人之辈，行事之前往往都会以得、失、利、害考量，不免过于理智而失于情义，但生命中重要的东西，即使牺牲一切，也要去守护！”

“原来你心中是这样深爱着芦花姐姐！”想到这里，含羞草的泪水滚滚而下，挂在晨风的叶尖上颤动着，化为了清晨阳光下璀璨的露珠……

（**题图**：孙小片）





阿P传军令

□侯　子

阿P所在的公司要组织野外拓展活动，听说还请了教官搞军训。得到消息，阿P头就大了：像他这小身板，从头到尾只有舌头最活络，禁得住军训的摔打么？

负责他们军训的吴教官看出了阿P的苦恼，特意找他谈心："阿避（P）啊，这军训四（是）不容易，但也莫（没）你想得那么困难，只要你奴（努）隶（力）了，就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吴教官说的是陕西普通话，把"P"说成了"避"，把"是"说成了"四"，把"没你"说成了"莫你"，"努力"说成了"奴隶"，不过好歹还能听懂。

阿P本来正犯愁，一听吴教官带口音的陕普，突然有了主意。他飞快地拉开一个马扎往吴教官屁股底下塞："吴教官，组（坐），组（坐）炸（这）！"

吴教官一听眼一亮："炸（咋），你会社（说）陕西话？"阿P见自己一开口就唬住了对方，立马眉飞色舞起来，他跟吴教官说，他也算半个陕西人，小时候就在陕西生活过，家里现在还有亲戚在陕西住着呢！



阿P说的陕西话虽不算地道，但也能凑合。吴教官正暗点头，猛然间又想到了什么，他兴奋地一拍大腿，站起身，握住了阿P的手："避（P）啊，额（我）总算找到泥（你）啦！"

吴教官告诉阿P，他也正为自己的口音而苦恼，阿P单位里南方同事多，有时下达一个命令，却不能保证人人都明白，所以他正想找一个人，在他身边担任传令兵的角色。而阿P是本地人，又会陕西话，普通话也倍儿溜。老天，这真是渴睡中送来的枕头，人才啊！

阿P一听，乐了。其实他的陕西话，全是从电视上瞎学来的，之所以刚才显摆出来，是想跟吴教官拉上点关系，好让他在以后军训中照顾照顾自己，没想到这假饵还真钓上了大鱼，竟捞了个美差。想到以后几天，自己可以跟在教官身后吃香喝辣，不用像其他同事那样受苦，阿P一个敬礼，说道："成！碎碎个事，保证完成任务！"

当天夜里，阿P就走马上任了。紧急集合后，吴教官宣布今夜训练的内容是十公里越野。布置完任务后，他一扬脖，阿P就从他身后神采飞扬地站了出来，用普通话把吴教官所说的复述了一遍。嗓门儿之大，连树上的夜鸟都惊飞了。

吴教官见状，满意地一点头，然后大手一挥："出发！"

吴教官走在队列的最前面，阿P紧跟着他。到了田间小路上，黑灯瞎火的，吴教官向阿P发布了一条命令。阿P听后一愣，但马上反应过来，回头向身后的同事低语："向后传，今夜不许大小便！"

命令传达下去不久，队伍中就听到窃窃私语。有人说："嘿，这算啥命令？"有人故意起哄："难不成活人非得要让尿给憋死？"

其实阿P也有些莫名其妙：吴教官的这条命令似乎有些太不合情理了，他到底想达成什么目的呢？

好容易到了一个休息点，宣布原地休息后，吴教官走开了。阿P累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刚想好好歇会儿，周围的同事却嚷嚷开了："阿P，你能不能找教官问问，这命令究竟是啥意思？"

阿P实在是懒得动了，他眼珠一转，说道："什么意思？这叫贴近实战。你们知道么，抗战时期，八路军一个小分队路过敌占区时，怎么也摆脱不了敌人追踪，后来才知道，是大小便惹的祸。每行军一定距离休息时，战士们就在附近大小便。鬼子的军犬鼻子尖着呢，顺

着这个味儿追踪，把这味儿当成了路标，所以八路军总部特意下了这道命令，以后八路军夜间行军时，都不许大小便。这可是我军在对敌斗争中得到的宝贵经验，我们军训，不就是为了学习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吗？要是连这点苦都吃不了，还谈什么锻炼？大伙儿都忍忍吧。”

听阿P这么一说，同事们啧啧之余纷纷点头：“嗯，有道理！行啊阿P，真有你的！”阿P一听表扬，整个人都变得轻飘了。正说着，一声哨响，队伍重新上路。可是刚过折返点，又有些乱了。

有人小声嚷嚷：“嗨，不下这道命令还好，一下令，反而总觉着有那么个意思。”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就想趁乱偷偷到路边解决。



阿P急得前追后堵、左拦右挡：“同事们，军令如山啊！敌人牵着大狼狗，在后面循着味儿，这可就要追上来啦！”大伙儿不乐意了：“我说阿P，你别拿根鸡毛当令箭。现在可是二十一世纪了，天上卫星地下雷达的，你还用那种躲狗鼻子的老配方糊弄人！”

阿P一急，眉毛一挑计上心来：“现在更得这么干。知道现在打仗靠啥？靠的是天上的侦察卫星。大家都是理科男，都晓得国外有种军事侦察卫星，配有专门的热成像与红外系统。夜间行军，这些排泄物所散发出的热能与红外特征一旦被它捕捉到，它就能分析出我们部队的人数以及行动性质，那可就危险了。记得吴教官说过，任何军事命令，都有它的特殊含义，说不定就是由鲜血凝成的教训哩。”

被阿P反将一军，大伙儿面面相觑，有人实在忍不住：“可是，可是，如果憋不住了怎么办，总不能拉在身上吧？”阿P早有准备，头一扭脸一扬：“怎么办，凉拌！赶紧跑呗，你们想想，加快速度运动，身体发热流汗，体内水分一蒸发，不就没有‘那个’啦？”

大伙儿一听，不由对阿P肃然

起敬："对对，别看阿P平时说话不着调，没想到关键时刻句句在理。这可真是胡萝卜拌辣面，吃得出看不出啊！"阿P一听，更得意了："要说，还是人家吴教官有慧眼嘛。要不咱班这么多人，怎么单单就选我当了传令兵呢？"

队伍悄然地加快了速度，终于安全地返回了军训基地。吴教官一掐表，心中大喜，这速度可是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期。他正想表扬两句，却发现许多人愁眉苦脸捂着肚子："教官，那个……那个不许大小便的命令，可以解除了吗？"

吴教官傻了："什么，额（我）没发布过这个命令啊！"

大伙儿一听这话，可就不干了，纷纷对阿P怒目而视："好你个阿P，竟敢谎传军令！"阿P见状急了，冲着吴教官直叫屈："不是刚一开始，你就告诉我，'向后传，今夜不许大小便'的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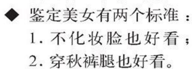
吴教官明白后，哈哈大笑："额（我）给你说的是，今夜不许打手电！"用生硬的普通话重复了一遍后，吴教官又皱起了眉头："额（我）说阿避（P），你到底懂不懂陕西话？"可一转头，阿P已经不见了。

这一路，可把阿P给憋坏了，弄明真相后，他撒腿就往最近的厕所跑，边跑还边吼："额滴神啊，这把人都憋成个马啦！"吴教官闻声又愣了，小声自语："这个阿避（P），这一嗓子，倒是正宗陕西话。"

这下，阿P可就成了大伙儿的笑柄。不过更可笑的是，有人说，吴教官是有些陕西口音，但还不至于让人全然听不懂，要不，阿P怎么就能听得懂呢？其实啊，是吴教官早就看出阿P对军训的信心不足，所以故意找阿P套近乎。让他当传令兵，是吴教官想把阿P揽到自己身边，好直接给他鼓励和帮助。但是没想到，阿P这一路把心思全用到了胡蒙乱诌上，思想上一旦没了负担，身体上就轻松多了，竟顺利地完成了十公里越野。

这话传到阿P耳里，他不禁有些羞愧：没想到自己这么聪明的人，竟被老练的吴教官给耍了，但他很快又抬起了头：要不是我阿P假传的那道命令，歪打正着，大伙儿憋着劲儿往前跑，咱们部门夜间越野成绩能名列前茅？再一想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轻易完成了这个科目训练，阿P不禁得意地吹起了口哨："额（我）阿避（P），没麻达（没问题）！"

（**题图、插图**：顾子易）



生活奇妙物语

◆ 微信红包已改变了我的价值观：以前地上有一毛钱我连看都不看，现在抢到一块钱我就觉得是一笔巨款，真乃是：锄禾日当午，不如抢钱苦。对着破手机，一戳一上午。问你抢多少，总共两毛五。一查流量费，花了二十五！

◆ 刚刚和一个朋友绝交了，真的无法忍受了，她竟然用我的充电宝给她的充电宝充电！

◆ 人生四大难熬瞬间：吃饭吃一半等菜，洗澡洗一半等水，看视频看一半等广告，聊天聊一半等回复。

◆ 鉴定美女有两个标准：1. 不化妆脸也好看；2. 穿秋裤腿也好看。

◆ 天气越来越冷了，我想问一下朋友圈，还有谁要结婚？还有谁的孩子要生了？谁家孩子快满月……需要我随礼么？如果没有，我想买件棉袄……

（推荐者：小　娃）

冬天里的冷幽默

◆ 冬天里，把脚伸向被窝里任何一个角落，都是一场探险。



◆ 前些天刚下雪，母亲大人就开始对我逼婚了，理由是：“你一个人冬天不冷吗？”

◆ 今年到底是暖冬还是冷冬？气象专家认为，具体要等冬季结束后才能确定。

◆ 终于知道为什么每到冬天，我的脚一天到晚都是冰凉的了，因为腿太长，供血不足！

◆ 躺在床上才发现，床以外的地方都是远方；手够不到的地方，都是他乡！

（推荐者：苏　童）

·诙段子·

对视的学问

当你凝视一个人时，可能出现以下后果：

◆ 普通人：憋不住，笑出来。
◆ 喜欢你的人：害羞地低下头。
◆ 萌妹子：以一种更加可爱的眼神望着你。
◆ 二愣子：朝你发呆。
◆ 自恋狂：盯着你的瞳孔整理发型。
◆ 学霸：用脑电波干扰你。
◆ 老师：上来做题！

（**推荐者**：陈　新）

话说麻将

现在人消费水平高啦，娱乐项目也多，但要说经典，还数麻将……

◆ 成本低，一副麻将，可以打一辈子。
◆ 消磨时间，几圈下来，东方既白。
◆ 日常维护简洁，仅需少量清水冲洗干净后，晾干即可。
◆ 对于老年人特别好，练脑子防痴呆：骗上家、踩下家、拦对家，想胡把好牌不容易呢！

（**推荐者**：潘光贤）

拒绝借钱，我有一套

◆ 最近正有笔赃款没处销呢，我都借给你吧，你分期还我就行，警察查到也没事，最多判个一两年就出来了。
◆ 我老伴就是小心眼儿，偏要你打个借条，还要你的身份证复印件、介绍信、结婚证、房屋产权证、电话号码、QQ、微信……如果以上材料准备不足就别想了。
◆ 默默摘下婚戒、手表和新镶的金牙，声泪俱下地说：“能当一点是一点吧……”
◆ 你来得正好，先帮我看看这份离婚协议书有没有问题。你问我为啥要离？连碗粥都买不起了呗！
◆ 跟你说个秘密你别怕，中学时，有个同学问我借钱后，他连着三年没考上大学；大学时，跟我借钱的同学到现在还没娶上媳妇；上个月我借给一个朋友钱后，他居然失踪了。我倒不是怕借钱……

（**推荐者**：滴水映阳）

（**本栏插图**：陆小弟）

□ 田守安



天降横祸

环卫工人红霞在途经一家商厦时，被楼上掉下的一个人给砸晕了。红霞被送进了医院，而跳楼的男人则不幸身亡。

红霞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光治疗费就花了一万五千余元。最糟糕的还不止是破了财，而是她的左臂经鉴定，为八级伤残，不能正常工作了。红霞急得直发愁，朋友说："砸伤你的人虽说死了，但人是从商厦掉下来的，商厦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二天红霞找到商厦总经理，要求赔偿。总经理说道："对你的遭遇我很同情，但据警方调查，此人因吸毒过量，产生幻觉，以致跳楼身亡。这纯属个人行为所致，跟商厦没有关系的。"

红霞气不过，一把抓住总经理的胳膊，嚷道："你们商厦可不能耍赖啊！"

总经理眉头一皱，立刻喊来保安，强行把红霞带出了办公室。

红霞不甘心，站在商厦里大吵大嚷，要讨个公道。四周的顾客听完经过后，也议论纷纷。这时，有个人上前对红霞说："这位大姐，你听我说——假如有一个陌生人突



然闯入你家，打开窗户跳楼身亡，你认为这是谁的责任呢？”

红霞立即说：“当然是他的责任了，又不是我叫他跳楼的。”

那人又接着问：“如果这个跳楼身亡的人又砸伤了别人，你是否要负责呢？”

红霞一下子没了声音，她突然觉得自己好像理亏了。

如今，砸伤自己的人已经死了，而商厦又拒绝赔偿，那自己受伤到底该向谁索赔呢？红霞最终决定向法院起诉。

法庭审理了此案，做出了如下判决：被告商厦系公共经营场所，不承担保护受害人的义务；死者因吸毒过量产生幻觉，致使跳楼身亡又伤及他人，属个人行为所致，和商厦没有任何连带关系，不存在赔偿等问题。

红霞深受打击，但她还是不甘心，决定再找律师问问。根据律师的建议，红霞想方设法找到了死者的妻子。

这是位中年妇女，人显得很憔悴。当她听完红霞的赔偿要求后，不禁愤然说道：“俺家那死鬼为了吸毒，把家产都败光了，哪还有钱啊！”妇女边说边哭，说什么也不肯赔偿。

眼看又进了死胡同，红霞好不沮丧。律师得知情况后，对她说：“我陪你去查一下死者名下是否有房屋产权。如果有，你就有希望获得赔偿。”

很快，律师陪红霞查到死者确有一处房屋产权。

红霞不禁松了一口气，看来这次“天降横祸”的赔款终将有着落了。

律师点评：

本故事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两个方面。其一，即损害赔偿的法定条件；其二，被继承人债务的责任。

根据法律规定，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一般由四个要件构成，包括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和主观过错。故事中的死者因吸毒跳楼时砸伤红霞，符合人身损害赔偿法定要件，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此外，法律也规定，被继承人死亡后，各个继承人在遗产分割之前，应首先用被继承人遗留下来的财产清偿其遗留的债务。本故事中，既然死者尚留有遗产，就应当从他遗产里抽出相应份额对红霞承担赔偿责任。

（题图：丁德武）

这造假古董的讲究，真是越来越了不得啦！不但要兼顾式样、用料、做工，还得管最后一道工序——气味儿！这不，几个财迷心窍的造假鬼，直接把产品基地设在将军墓里了，说是要补墓气……



补墓气

□侯晓琪

1．宝物露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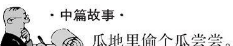
马家湾镇有个马大孬。他三十多岁，好吃懒做，一天到晚做着不劳而获、一夜暴富的美梦。他把家里的地租了出去，自己整天游手好闲东游西逛，成了远近闻名的二流子。

这天，马大孬睡到晌午才起来，想到镇上今天正逢集，就寻思着去看看，说不准撞到什么发财的大运。

出了家门，上村道走出不远，就是马大孬家那块农田。那地有三亩多，因为他舍不得出力，从来没有过好收成。后来他实在懒得打理，几年前就租给了个叫曹老肥的外乡人。曹老肥四十来岁，很能吃苦，在这块地上种起了西瓜。

眼下正是五黄六月，望着满地的翠皮大瓜，马大孬馋得口水直流。他侧耳一听，不远处瓜棚传出了如雷的鼾声，马大孬知道，昨晚上曹老肥一定是一个人摘瓜、售瓜，忙到天亮送走了拉瓜车，这阵才有空在瓜棚里补觉。

这可是个好机会，马大孬故意捏起嗓子叫了两声："老肥！肥哥！"听瓜棚那边没应答，他就踮起脚，准备跳过路旁的灌溉渠，到



瓜地里偷个瓜尝尝。

刚一抬脚，渠泥中有什么东西一晃，把马大孬给吸引住了。他这种人，最会做一脚踢出个金疙瘩的发财梦，逮只蛤蟆都巴不得攥出黄金屎来，怎肯放过这蛛丝马迹？于是，他也顾不得偷瓜了，挽起裤腿跳进渠，在腥臭的淤泥中三刨两刨，竟挖出个古色古香的瓷壶来。

眯着眼瞅了瞅壶底的款识，马大孬立时心跳如鼓：大唐开元御制！要说这马家湾镇地处关中平原，恰在泾渭两河交汇之处，远近地下的黄土中不知埋了多少帝王将相、富客豪商，真有什么宝贝露了头、现了世，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有关某人凭一件古董就发了家的传闻逸事，马大孬打小就耳朵听出了茧子。没想到这千载难遇的好事能让自己给碰上，他高兴得直龇牙，但转瞬又皱起了眉：瓷壶的壶嘴没了，不是个完器。他又在附近泥水中刨了半天，溅得满身臭泥也没找着，看来是遗失了。

不过就算没嘴儿，只要是唐朝的，也值不少钱呢。想到这，马大孬四下望了望，确信没人瞧见，便小心地把壶揣进怀里，往镇上疾走而去。镇上有个算命的杨半仙，六十来岁，暗中干着捣腾古董的勾当，据说是个古董鬼儿，对这事比较在行。马大孬想把宝物拿去让他先给掌掌眼，估个行情，心里好有个底。

好不容易找到了杨半仙，马大孬不由分说把他拉到了僻静处，一亮出宝物，杨半仙的眼睛就直了。他捧起来上下左右瞧个没够：“款式、器型、用料、做工都没得说。孬弟，你可捡着大鱼啦！”

马大孬喜得直哆嗦：“我的好仙爷，你可急死我了，你就说值多少钱吧！”杨半仙一亮巴掌：“至少这个数！”马大孬差点跳起来：“什么，二十万？”杨半仙郑重地点点头：“要是不缺嘴儿，是个全乎玩意的，至少还要翻两番。”杨半仙说着，又把壶凑到朝天鼻下嗅了嗅，立时糟了心般面色大变。

“不对呀！”杨半仙嘟囔着，又嗅了两鼻子，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他两眼一翻，把壶丢到了马大孬怀里：“哎哟，差点上了当。这壶你拿回去吧，一文不值！”

刚才还说得好好的，怎么一转眼又变了卦呢？马大孬急了，别是这老家伙欲盖弥彰，想耍什么花样吧，古董行里的水可深着呢。

杨半仙仿佛看出了马大孬的心

思："大孬你别多心，古董行最忌吃窝边草。咱们乡里乡亲的，我要给你设局，日后要传出去，以后谁要有个真货，还敢上我的门么？实话说你这玩意是个仿货。虽是仿货，但功夫也相当了得，眼力稍不济、道行稍浅的人，就很容易被蒙。连我这古董堆里打了半辈子滚的行家高人，也差点上了当。幸好我还有一绝窍，让它露了馅。"

杨半仙所谓的绝活，就是个"嗅"字。一般来讲，古董分两种，传世的和出土的。前者要靠传承和包浆判断；后者名堂就多了，除产地土沁外，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味儿。古董埋在地下古墓中，与尸骨、棺木、供品封闭了成百上千年，潮气熏、霉气染的，很容易养成一种独特的气味儿，行内人称之为"墓气"。

就算出了土，墓气也会多年不散。当然嗅墓气的技巧，也只有杨半仙这类土专家才晓得。刚才他一鼻子嗅到壶上隐约有股子窑火的燥气，墓气还不太足，便明白这壶才出窑没几年，来路有些蹊跷。但这些行内的技术秘密，他也犯不上跟马大孬这样的半吊子说。

见马大孬脸皱得像苦瓜，杨半仙语重心长地开导说："孬弟，别伤心。这次就当是认了个门、蹚了个路吧，以后有了稳妥可靠的货，你尽管熟门熟路往我这拿，我杨半仙亏不了你。依我看你马贤弟富人贵相，长着就是招财进宝的脸，早晚要发大财，这次只怪你不走运。行啦，你回吧，我这还忙着呢。"

二十万的宝物转眼成了没人要的破烂，又挨了杨半仙夹枪带棒的一顿讥诮，马大孬心里这个窝火啊！他顺手从地上拾了个旧塑料袋，把壶儿往里一扔，拎起来扭头就往回走。

镇上赶集的人多，马大孬心里憋屈，只顾低头生闷气，一不留神闯了红灯，直到身后响起了急促的喇叭声和刹车声，他才明白过来，但已来不及了……

2. 共同联手

一辆满载着西瓜的中型货车把马大孬撞倒在地。

货车司机三十来岁，生得肩宽背厚，圆饼大脸中央立着个醒目的酒糟鼻。他跳下车，扶起马大孬仔细打量了一番，见没啥大问题，不由长出了一口气。可他刚一松手，马大孬就像被抽去了骨头似的，又



顺势瘫在了地上。

见马大孬假模假式地直哼哼，酒糟鼻好气又好笑：“怎么着，想碰瓷啊？你睁大牛眼瞧瞧，这路口安着摄像头呢。要不，咱们就在这儿等交警处理吧。”

马大孬见这车是个外地牌照，本来想借机讹对方几个钱，现在见对方死磕，他又有些不淡定了。他马大孬是方圆十里小有名气的死狗烂娃，呆会儿真要交警来了，也未必帮他，就算硬赖下去也胜算不大。

马大孬正要讪讪起身，无意中一回味对方话中的“碰瓷儿”，心里又有了主意，于是他翻翻白眼，又翻身扑到地上，捧着那个塑料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嚎开了。

“哎哟我的传家宝啊！我倒宁愿自个儿被撞，也不愿您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啊，现在您老人家被人撞碎，是我看护不周，对不起马家的列祖列宗啊！”嚎罢，马大孬跳起身揪住了酒糟鼻，“这古董有人出五十万我都没卖，现在被你撞碎了，你得赔！”

古董？五十万？酒糟鼻满腹疑窦，接过塑料袋撑开一看，一时怔住了，脸上浮现出一种难以言喻的奇怪表情。

马大孬察颜观色，知道自己吃住了对方。只要他一口咬定这壶是古董，事儿就大了，公安不可能不立案，接下来按程序这么一走，快则三五天慢则三五月，就算酒糟鼻等得起，他那车瓜也误不起，熬不到一星期，风吹日晒，准保臭了。

见酒糟鼻还在犹豫，马大孬加上了最后一把火。他掏出手机，装出报案的架式：“咳，这事看来交警管不了了，咱还是找刑警吧。”

其实他这是虚张声势，因为他的手机早欠费停机了。酒糟鼻却真被唬住了，赶紧上前朝马大孬赔笑道：“哥哥，有话好说。您看我们



跑外路的，身上也没几个多余的油钱啊！”说着，他为证明所言不虚，掏出个油腻腻的破钱包。

马大孬见了钱包眼睛都红了。他恶狠狠地一把夺过，打开一看，里面虽鼓鼓囊囊的，还真没几张大钞。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包里的大钞毛票全给挖了出来，也不细数，团巴团巴塞进了裤兜：“别装了，谁不知道你们长途司机心眼多，钱都分开放，藏在好几个地方呢。行，这次算便宜了你。”趁酒糟鼻还没反应过来，马大孬把空钱包往地上一扔，一下子钻出了人群。

今天可没白忙活，马大孬心里这个爽啊！

回家路过瓜地，见曹老肥睡醒了正在瓜棚前喝茶。两人打过招呼后，马大孬心里有些嘚瑟开了：这瓜开园后，自个儿还没买过瓜呢。趁眼下兜里有几个大子儿，何不买两个瓜大方一回？这有粉也得擦脸上，悄悄涂到屁股上算啥事呢。这么想着，他就高喉咙大嗓地吼开了：“肥哥！给我挑俩好瓜！”

曹老肥一见是租主儿要瓜，不敢怠慢，忙选了两个大瓜：“这俩是刚摘的，熟得正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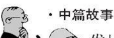
马大孬蹦过来，也不问价，从兜里抽出张大票就往对方手里塞：“行啦，别找了。”他这一显摆，倒把曹老肥弄糊涂了，今儿个太阳咋从西边出来了？他也客气道：“不就两个破瓜，值啥呢。这不，我正准备给你送去，正好你来了。”

曹老肥这一瞎客套，好嘛，马大孬立马又把钱收了回去。这会儿他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了：“既然这样，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肥哥，改天到我家喝酒去。”曹老肥正暗怨自己嘴贱，马大孬已抱起了瓜。

那两个瓜还真不小，马大孬抱好这个拿不起那个，一时弄得手忙脚乱。曹老肥见状，从窝棚后的柴堆里抽出根一米来长的黑粗杠子，然后把两个瓜分别装进编织袋，一前一后吊在杠头上，好让马大孬挑回去。

那杠子死沉死沉，往肩头一搭，压得马大孬直咧嘴：“哎哟肥哥，你从哪捡了这玩意，这是给我上刑啊！”曹老肥倒心无城府，答道：“地头靠河滩那个大土坡上，不知被刺猬还是野兔打了个洞。前阵下暴雨塌了坡，漏出这根棒子，我捡回来准备当柴烧的。”

马大孬大摇大摆把瓜挑回家，抽出杠子往杂物堆一抛，只听叮当一声，杠子与一块废角铁一碰，竟



发出了金属的响声。马大孬心头一凛，看来这杠子有些不一般。他重新捡起细瞧，杠子虽是木质的，四四方方，可又黑又硬，生铁似的，也说不清啥材质。对光一瞄，杠身上似乎还刻着字。

马大孬细细一辨，登时觉得头皮发麻。那几个字隐约是："大唐故左将军"。好家伙，怪不得那块地不好好长庄稼，原来有古墓啊！这故左将军，再不济也是将军，那墓里宝物肯定少不了，进去随便捡点残羹剩饭，也够半辈子的花销了。

不过，盗墓最少得两人才行，一里一外，好相互有个照应。可盘来算去，马大孬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信得过的。他正急得冒火，猛一转念：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不有现成的人嘛。他越想越得意：这事看来瞒不过曹老肥了，倒不如把他拉过来。他一外乡人，势单力薄，性格懦弱，又是个啥也不懂的瓜把式，正好供自己拿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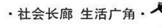
事不宜迟，马大孬立刻准备盗墓的行头。他先从炕头翻出个破手电筒供照明用，又把院中生锈的铁锹磨了磨，好用来挖洞。最后从杂物堆里找出一盘发了霉的粗草绳，以便吊人运物。这绳看着还行，可一吃力就有断为两截的危险，但现在马大孬心急呀，生怕去迟了墓里的宝物成了精移了位，先凑合着用吧。

收拾好了家什，马大孬腰盘草绳，裤腰上系着手电，肩上扛着杠子，手里倒提着铁锹，一路躲着人，鬼鬼祟祟又到了瓜棚。

见曹老肥仍在悠闲喝茶，马大孬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人生马上就要步入辉煌了，你还有心思喝这破茶？他上前一把夺过了曹老肥嘴边的陶瓷破茶缸："肥哥，咱们要发大财了！"他拽过杠子，把自己的分析说给了曹老肥听："这个杠子，可能是棺木上的横檩，棺木腐烂后戳出了地面，才被你捡着了。老天有眼啊！"曹老肥听得有些犯糊涂："啥，那大土堆是将军墓？"

"早就传说这有个将军墓，来探风的盗墓贼都被捉了好几拨，可愣没人知道确切地点。现在这墓门主动冲咱哥俩打开了。"马大孬说着，又拿出那破壶现身说法，"早上我在渠里就刨出了这个。搞不好，它也是前阵下暴雨，从墓中冲出来的。可杨半仙硬说它是假的，哼，那老东西绝对另有心思。"

曹老肥接过壶，流着口水瞅了半晌："那现在该咋办？"



马大孬豪气地一挥手："咱俩联手，共同致富呗！只要能从墓里掏出东西来，咱们后半辈子就有了着落，吃香的喝辣的，买房买车买飞机，你还种啥破瓜呀！"

3. 眼花缭乱

说动了曹老肥，两人来到了大土堆前。离土堆不远的地方，是曹老肥建的一个大化粪池。池外围着一圈玉米秸秆儿，池里满当当是他收集的人畜粪尿，好给瓜地当肥料。风一吹，恶臭扑鼻，熏得马大孬差点闭了气。

顺着曹老肥所说的兽洞刨了不多会儿，出现了个黑漆漆的墓道口，刚能容一人钻进去。马大孬拿手电照了照，里面曲里拐弯的，隐隐还有几处坍塌。他不容置疑地一回头："肥哥，你先进去探探。"

曹老肥一咧嘴："我怕！"

"有我保驾，你怕什么？"说着，马大孬拉下了脸，连推带拽把曹老肥塞进了洞口。曹老肥几次想退出来，都被他恶狠狠地用杠子顶了进去："快快，这会儿由不得你了。再不听话，我就把洞口扒塌，把你活埋在里面。"

曹老肥只好哭丧着脸，打着手电，小心翼翼地向里面摸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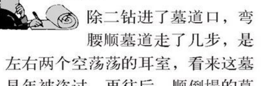
眼见曹老肥的身影消失在了墓道深处，马大孬沉不住气了："怎么样，肥哥？发现宝贝了没？"

曹老肥开始还能应两嗓子："别急，让我仔细瞅瞅，哎呀，这里面可大着呢！"可是一袋烟的工夫后，任马大孬不歇气地叫："肥哥，里面情况怎么样？"曹老肥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就是不回应。



马大孬头上的汗下来了，难道里面有陷阱？他正紧张地猜想，猛听里面一声喊："哎呀，大孬，咱们发大财了！"

马大孬精神一振，啥也不顾了，三下五



除二钻进了墓道口，弯腰顺墓道走了几步，是左右两个空荡荡的耳室，看来这墓早年被盗过。再往后，顺倒塌的墓门石梁钻进去，马大孬来到了墓室。

这墓室足有四十多平方，却没有棺材。地下也没铺墓砖，到处是一堆堆隆起的虚土，可能是地震造成的。墓室两边，却横七竖八，堆满了成千上百件大小各异的瓷器，或半埋或斜立，一个个在手电光下明灿灿的，闪得人眼花缭乱。

马大孬快喘不过气来了，这随便捡一件，都能换套城里的现房啊！他正心花怒放，猛然想起一事，冷汗刷地就下来了：曹老肥呢？他暗叫不好，赶紧原路返回。刚出墓室，就听外面“噗”的一声，从墓洞口射进的阳光不见了。

马大孬霎时呆若木鸡，洞口被人从外面封住了。他醒悟过来后，忙用手在洞口刨挖，这一刨不打紧，却引起墓道上方一个劲往下掉土，马大孬吓得收了手。他明白这种情况下，只有盗墓行家才知道怎么办，像他这样乱来，很可能把整个墓给弄塌了，这是要命的。

马大孬又急又怕，连声高喊：“肥哥救我！肥哥，你在哪儿？”

墓道里回声大，倒把马大孬吓得够呛。他止住了声，明白了现实。搞不好，自个儿是想打雁却偏偏被雁啄了眼，受人算计了。他一屁股坐在地上，抹着泪，越想越后悔：自个儿落到现在这地步，都是贪字害的啊！可现在，要钱又有何用？他越想越气，赌气地掏出了裤兜里的钱，一张张撕成了碎片。

撕着撕着，马大孬慢了下来：那卷钱里还夹着个硬硬的小纸包，打开一看，是张手机卡。想来，这手机卡是那个酒糟鼻的。

有救了！马大孬手忙脚乱地把卡装到手机上，先拨通了一个号：“喂，小兵，我是你孬哥，我现在在一墓里，眼看要发大财了……”话没完，对方已骂开了：“马大孬，



你小子又装神弄鬼，这次我不上当了。要我信也可以，先把上次欠的钱还了！”

连打了几个，不是对方不信，就是先让他还钱，有的还直接挂了。马大孬心里气啊：不知好歹的家伙们，送上门的发财机会也不要。唉，只怪自个儿平时尽给朋友动歪心眼了。实在不行，打110吧，再怎么说，还是命要紧啊！

马大孬正长吁短叹，突然手机铃声大作，有了来电。他瞅了瞅，是个陌生号，放耳边一听，信号不好，杂音大。他在墓里转开了圈子，最后在墓室东北角，找到了信号。

一接通，对方声不大，却很凶：“郭老二！你是不是又喝多了，联络电话都敢不接？”

看来酒糟鼻叫郭老二，可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马大孬多了个心眼，装出了郭老二的嗓音：“哎呀，出事啦！我刚把车开到镇上，就遇上了碰瓷的，身上钱被讹光了。这不，心一急，把这茬儿忘了。”

马大孬有点小机灵。他寻思这马家湾镇小，屁大点事转眼就能传遍，自个儿先放个真风声，骗取信任后，才好再摸对方的底。果然，对方一笑：“这我听说了，不过哥已给你报了仇，那个碰瓷的马大孬，已被我诓到墓底下了。”

听到这，马大孬起了一身白毛汗，这不是曹老肥嘛。他赶紧接着套话：“哥啊，可他是本地人，你诓他不怕惹麻烦？”

4. 旗鼓相当

曹老肥一叹：“哎，还不是为了补墓气嘛。”

要说，这曹老肥是个制造假古董的团伙头头。他们造出的各朝各代的假瓷，一般人根本辨不出真伪。这还不算，假瓷出窑后，他们会寻个古墓穴，把瓷器堆里面放个三年两载的，沾染上墓气后再出手，这就连许多专家都骗过了。

可古墓一旦被开启，人货每进出一次，墓气就会泄露一部分。时间长了，墓气就没了。为寻找新的古墓，他们便来到了关中。在马大孬的地头坡上探出了一个早被盗空的古墓后，由曹老肥出面，租了马大孬的地，假装种瓜，然后把假古瓷偷运进墓穴，染上墓气后再藏在西瓜箱中运往外省。

为了反侦察，他们都是单线联系。每次出货前，曹老肥会给郭老二一张临时手机卡，一路上每到定点，就拿出来联络一次，指挥郭老



二下一步行动并互报平安。事后，他们就把卡销毁，销声匿迹。

凭着这些小伎俩，这两年他们可是顺风顺水，发了大财。可最近，墓气又不足了，那些假瓷流到市场上，被杨半仙之类土专家识破后，根本卖不出价。曹老肥急眼了，另起炉灶吧，现在可用的古墓越来越少，越来越难找。可要想接着用，就只能想办法补墓气了。

所谓的补墓气，依他们过去的行规，就是弄死一个人封闭在墓穴里，因为死尸分解后的腐败味与其他气味一中和，过段时间后，就能形成新的墓气。掂量来掂量去，曹老肥在暗中就盯上了马大孬。

曹老肥说："马大孬这孬孙，好吃懒做，天不收地不管的，村里人见了他都绕着走，要是把他封在墓里，根本没人过问，还当他流窜外地去了。用他比偷别人家的亡尸还方便，所以我就捡了根木杠子，刻了几个字，假装唐代棺材板，把他诱进了墓底。"

马大孬一听，还不死心，继续扮郭老二道："那马大孬有手机，你可得防他从地下把电话打到派出所里去。"曹老肥呵呵一笑："报警也不怕。咱这瓜地地势高，周围几里动静都看得清。稍有异常，我从外面一拉线，牵动机关，化粪池中的肥水就会沿修好的暗道涌进墓穴，那小子就算没淹死也会被立马熏毙。这样灭口又灭迹，还能把赃都栽到马大孬头上。"

马大孬听罢欲哭无泪，看来外人是指望不上了。要真像曹老肥说的那样，他就算死了，也是臭不可闻。可是，也不能就这样任人宰割啊！他借着手电光，看见脚下那根木头杠子，眼珠一转，如困兽犹斗："肥哥啊，你说的那杠子，是不是瓜棚后那根黑沉油亮的家伙？那玩意不简单，别是阴沉木吧。哎，我好像听人说过，一般棺材最怕穿山甲之类刨地兽，会咬破棺去吃死人脑浆。而阴沉木棺材铁铸一般，刨地兽们咬不开，棺材又能千年不腐，所以古代富豪大官最喜欢用阴沉木造棺材。咱们别是运气好，碰上了阴沉棺了吧。"

这一说，曹老肥那边没声了。

老话说隔行如隔山，术业有专攻。曹老肥是古瓷行家，对棺木这一行，还真不如马大孬懂得多。不过，但凡干他们这行的，都缘于一个贪字。曹老肥就犯开了踌躇：阴沉木的名气可太大了，真要这样，那还造什么假瓷呀，不要说棺里的

财物，就是棺材本身，也是稀世宝货啊！可这一来，要放粪水淹死马大孬就难喽。粪水一进，再想偷棺，工程量可不小。时间一长，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掩藏不住。

良久，曹老肥开了腔：“我第一次进墓就觉着奇怪，墓洞都不大，以前的盗贼们咋把棺材弄没了呢？怎就没想到它还藏在墓里呢！嘿，大孬，你也别装了，你这招投鼠忌器还真灵。我这就下来，真有阴沉棺，算你一份。”

马大孬一听，又傻了。他估摸了一下眼前形势，赶紧奔到被埋的洞口旁，悄悄举起了木杠。呆会儿要是曹老肥挖开洞口探头进来，就给他一下子，然后赶紧逃出洞是大事，他可不敢相信曹老肥的承诺。

可曹老肥也不笨，刨开了洞口后，却再没了动静。马大孬害怕了：别是两人想到一块儿去了，那曹老肥也埋伏在洞外，等他钻出时给他一下子吧。

马大孬正在心神不定瞎琢磨，猛然背后有人拍了拍他的肩，吓得他大叫一声，回头一看，正是曹老肥。马大孬头“嗡”的一声，暗骂自己蠢：明摆着墓内另有出口，所以曹老肥才能来去自如。要是刚才自个儿胆大些，趁曹老肥迂回进洞时冲出洞口，不就满盘皆活了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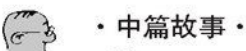
马大孬脸上勉强挂着笑：“肥哥，你咋知道是我打的电话？”曹老肥一撇嘴：“只有你叫我肥哥。行里的兄弟们都称我白哥，因为我小名叫白娃。行啦，现在咱俩同心协力，真挖出了阴沉棺，我亏待不了你。”

两人在墓室里东挖西寻，想找到藏棺的暗室。偶尔铲出的土块破砖，马大孬就偷偷堆在墓室东北角。

瞎忙了一阵，曹老肥停了下来：“大孬，你别是胡编乱造蒙我的吧？”见计谋被识破，马大孬猛把手中铁锹掷去，打灭了对方手里的手电，然后转身向墓道口奔去。这节骨眼上，谁先出了墓，谁就占有了先机。

曹老肥早有提防，见状一闪，顺势扑过来，在暗中捞住了马大孬。要说曹老肥又黑又壮，满身的腱子肌，而马大孬是个豆芽菜体格，浑身上下只有嘴皮子上有二两精肉。可这生死关头，他舍命一搏，倒与对方斗了个旗鼓相当。

不过时间一长，马大孬就不行了。眼见曹老肥用胳膊把他勒得直翻白眼，突然，墓道里传来了一阵细碎的响动。趁曹老肥一愣，马大





孬狠命一肘，击得曹老肥放开了手。

马大孬趁势躲到一边，感到脊背发凉。

5. 事出有因

声音在墓室门前停住了，躲在暗处的曹老肥在地上摸到了手电，猛地摁亮了一照，却是郭老二。

郭老二摆脱了马大孬后，到约定时间正要与曹老肥联系，发现手机卡没了。这下他抓了瞎，只好掉转车头，回来找曹老肥要新卡。到瓜棚见没人，他就直奔后坡墓地而来，见墓外有个新洞口，他猜可能是曹老肥为了工作方便新开的，二话没说就钻了进来。

一见郭老二，曹老肥松了口气。马大孬可吓坏了，这下可死定了！但他也是急中生智，抄杠子冲郭老二兜头抡去，嘴里嚷着：“白哥！你说用来补墓气的就是他？”

郭老二一听就炸了，他知道曹老肥心狠手辣，前任司机就死得不明不白的，要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想把他弄死补墓气，也不是不可想象。郭老二腾地飞起一脚把马大孬踹到了一边，然后挥拳向曹老肥冲去：“老子一时贪心，上了你的贼船。这些年跟着你，没功劳也有苦劳，没苦劳也有疲劳吧！你小子竟想用我补墓气？好，你不仁也别怪我不义！”

曹老肥一时不防，被揍得抱头鼠窜：“老二，别听那小子挑拨，我跟他没关系。”郭老二舞拳如飞：“没关系他怎么叫你白哥？”

本来郭老二就觉得今天有些奇怪：天亮前装货时，他发现一把瓷壶碎了一点儿，曹老肥倒认真，说什么要为顾客着想，残次品不能出库。说罢，曹老肥随手就把它丢在了渠底淤泥中。后来马大孬用它碰瓷时，郭老二一眼认出是自家的货，怕马大孬纠缠不休真招来警察顺藤摸瓜，才忍气吞声受了讹。

破壶怎么会在马大孬手里呢？一路上他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他全明白了，不歇气地痛骂曹老肥：“好哇，这前前后后都是你下的套，好骗我进来补墓气，对不？”

曹老肥百般辩解，郭老二就是不听。趁乱，马大孬偷偷往洞口移动，曹老肥见了，不顾郭老二雨点般的拳头，一把抱住马大孬：“老二，现在事情不明，千万别让这家伙跑了，否则咱们就全完了。”

郭老二见状，又有点犯迷糊了。马大孬知道不能让他清醒过来，赶

紧又火上浇油。他双膝一软，跪着抱住了曹老肥，装作向他哀求："白哥，你饶了我吧。您让我等郭哥一进来，就一杠子打他个头开脑绽、血肉横飞，让他死了好补墓气，可我实在下不了手啊！"

马大孬只当说得越狠越能刺激郭老二，可曹老肥却笑了："老二，听清了吧，现在该明白了吧？"

郭老二一怔，懊悔地一拍脑门："哎哟对不起白哥，我差点上了当。"说着过来冲马大孬抡起了巴掌："我让你头开脑绽！我让你血肉横飞！"

见马大孬一脸惊异，曹老肥哼了声："大孬，你又把话说露了。告诉你，补墓气不能见血，血腥味一冲，再好的墓气也会变了味，这墓和墓内的货，就全毁了。你说我想用老二补墓气，又怎会让他血肉横飞呢？"

马大孬这才明白，刚才他与曹老肥搏斗时，对方为了避免出血，只能采用扼死的方式对付他，才让他活到了现在。

马大孬长叹一声，认命般主动躺在了地上，任由郭老二把他捆了个结结实实。为防咬舌出血，曹老肥还给他嘴里塞了块破布。

事毕，曹老肥一点头，郭老二把一双脏兮兮的大手放在了马大歪的脖上。他正要用力掐下去，突然，洞口那边又传来了声音："大孬，你在里面吗？"

是杨半仙！

送走了马大孬后，杨半仙又觉得可惜。这几年，政府打击力度大，古董货源看紧。马大孬的瓷壶虽是仿的，可天下像他杨半仙这样识货的行家也不多啊！要能把马大孬手里的通货渠道盘过来，也是条财路。



左思右想之下，杨半仙坐不住了，又来找马大孬。听人说见马大孬往瓜地去了，就追了过来，结果在坡上发现了墓洞，杨半仙见洞大喜：有门，看来马大孬不一般，还藏着这么一手，于是他就趴在




洞口呼唤开了。

曹老肥和郭老二一听，急了，丢下马大孬，潜到洞口附近，借亮光一看，是个糟老头。曹老肥认出是杨半仙后，狠了狠心：既然秘密被发现了，那就先把他弄进来，控制住了再说。

可杨半仙警惕性还挺高，光喊，就是不贸然进洞。

怎么把他诱进洞呢？曹老肥又没了主意。郭老二想直接把老头拖进来，被曹老肥止住了。万一老头一挣扎，惊动了路人，就啥都完了。

怎样才能让他自投罗网呢？曹老肥正想得脑仁痛，就听墓室内一声脆响，是瓷器撞击的声音——是马大孬弄出来的。

听到杨半仙在洞口乱叫，马大孬就明白希望全在他身上了。要是他进了洞，说不定也会遭到曹老肥的毒手，那就大事不妙了。于是马大孬像条毛毛虫般蠕动着，用头使劲把一个大瓷瓶蹭倒，瓷瓶又撞到了瓷墩上，发出了脆响。他是想用声音警告杨半仙里面有人，情况不明，千万别进来。

孰料杨半仙听到瓷器响，像蚂蟥听到水响，啥也不顾就往墓洞里钻，嘴里还喜滋滋地喊："大孬，你一亮壶，我就明白你手里绝对还有好货，原来都藏在这啦！我早说过，你马大孬一看就是干大事的。"

6. 尘埃落定

杨半仙这一进洞，曹老肥和郭老二可乐坏了，顺势把他揪住，带到了墓室。杨半仙借手电光，一看地上被捆得粽子似的马大孬，再看两边是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壮汉，就知道自己处境凶险，立时抖若筛糠："好汉饶命，饶命。"

曹老肥和郭老二却挠开了头：情况有了变化，怎么处置呢？放是不可能，都弄死的话，镇上半天工夫失踪了两口人，这动静就大了。

郭老二一咬牙："要不，收一个，另一个当投名状？"曹老肥一拍大腿，对呀，让杨半仙和马大孬其中一个杀死另一个，死了的补墓气，没死的手上有了人命，就只能入伙，受他们摆布了。

谁生谁死明摆着，马大孬不务正业，人见人嫌，死了跟跑丢只野狗差不多，掀不起啥大浪；杨半仙可是镇上名人，拖家带口的，一晚上不回家，第二天一大帮孝子贤孙能把镇上翻个底朝天。

曹老肥拽过杨半仙："去，掐死马大孬。"杨半仙闻声蹦过来，

掐得马大孬头上青筋乱跳。一口气逆上来，马大孬竟把塞嘴的破布喷了出来。杨半仙见状收了手，流着泪向曹老肥求情："好汉爷饶了我吧，我打小连只鸡都没杀过啊！"

眼见曹老肥失去耐心，目露杀机，马大孬开了腔："半仙叔，不杀我你也活不了，要不，就在地下挖个坑，把我活埋了吧。"曹老肥闻言一竖大拇指："高，大孬兄弟损己利人，义气！"

这法子可比当场掐死温柔多了。

依马大孬要求，在墓室东墙靠南找了个吉地，这样杨半仙挖出的土都只能堆在了东北角上。杨半仙年纪大了，哭哭啼啼，挖一锹歇三歇，曹老肥忍不住夺过铁锹。刚挖了一会儿，曹老肥就发觉地下有异常。他低头细看，不禁"咦"了声，把在一旁监视马大孬的郭老二也吸引了过去。



机会来了！只见马大孬悄悄运气，肚皮拼命一鼓，只听一声细响，捆在身上的破草绳应声而断。他早就知道这破绳不结实，所以挨捆时屏住气缩着身子，才给自己留下了这个生门。

脱身后，马大孬跳起来，一个箭步奔墓室东北角而去。自打知道墓内还有第二条通道后，他就一直在思索搜寻，最后，他把目光放在了东北角上：他在墓中打手机时，只有东北角有信号。他又悄悄留意东北角顶壁上的墓砖，发现砖缝比较大，而且色泽也有明显异常，心里就有了底。

瞅着东北角顶壁有些高，逮着机会，马大孬不光自个儿往东北角堆土，而且诱使杨半仙也往那儿堆，好万一脱身后，有个垫脚支撑点。

没想到这个支撑点真用上了。马大孬蹿上土堆一推顶壁，伪装成墓砖的木头假门开了，露出个半米见方的通道，通道上下还打了五个铁扶手。他不敢耽搁，纵身一跃，

抓牢了扶手。

曹老肥、郭老二闻声回头，暗叫不好，扑过来一人抱住了马大孬的一条腿。马大孬刚抓牢第四个扶手，被他们往下一拽，身子一斜，右手就撑在了第三个扶手上。

见被扯定了双腿，马大孬眼一闭，绝望了，正要放弃抵抗，却听曹老肥惊恐尖叫："不，大孬，别！"

话音未落，马大孬只觉得右手一滑，接着刷一声，通道上方泰山压顶般冲下一股热臭难当的粪流。

其实这通道内的扶手也有讲究。第四和第二是真的，其余的只消一用力，扶手内的钢丝一收紧，就能把一个活门拉开，化粪池的粪水就会奔腾而下，涌入墓室。这是曹老肥为防外人入墓而设的机关。

在泥石流般汹涌的粪水冲击下，曹老肥和郭老二惨叫着松了手，随波逐流了。

见粪流余势不减，马大孬明白，不能磨蹭，若沼气中毒掉下去，可就危险了。于是他咬紧牙关，顶着逆流拼命而上，慌乱中捞住了第二个扶手，闭着眼误打误撞，竟进入了一个水平通道，三爬两爬，从化粪池旁的秸秆堆中钻了出来。

马大孬浑身上下糊满了白的黄的绿的红的，头上蛆盘蝇绕，向村里狂呼而去："救命啊，来人啊！"

警车、消防车、救护车相继赶到，众人在挖掘机帮助下给墓室来了个大揭顶，救出了被熏得奄奄一息的三个墓中人。他们之所以能生还，是墓里还真藏着个阴沉棺。

据参与发掘的考古人员说，墓室内没铺地砖，是墓主人防盗的一种措施，好让棺木以最快的速度沉入地下。因为阴沉棺有个特点，能吸收地下的阴潮之气，棺材本身也会越来越重。天长日久，棺材就能压破地面开始下沉。随着棺材越沉越深，就形成了不少沙土掩盖的陷坑。曹老肥是发现了陷坑，把郭老二吸引过去，才给了马大孬逃生的机会。而当粪水涌入墓室后，顺地缝流入了陷坑，才没给曹老肥他们造成没顶之灾。

这下马大孬可又出了名，大伙忍不住打趣他："大孬，你看你，整天梦想发大财，地头就埋着个无价之宝阴沉棺，还被你用粪给淹了。啧啧，真是的。"

马大孬这回却老实了："唉，为了个'贪'字，我差点把命都丢了。这次我算真明白了，还是踏踏实实劳动致富，才是正理！"

（题图、插图：杨宏富）



·神探夏洛克·

聪明的监视

约翰尼是一个商业间谍，树敌无数，这天，他被仇家绑架了。绑匪蒙上他的眼睛，带他到一幢九层楼货仓的底层，然后解开他的眼罩，说："既然约翰尼先生从事的是这么见不得人的职业，我们只能秘密处死你了。"

另一个绑匪拿出一个定时炸弹，炸弹将在5小时后爆炸。约翰尼无法动弹，他知道，如果要逃生，就只有解开绑在手上的绳索，然后从仓库的窗口跳出去。

绑匪已经离去，室内只剩下约翰尼，他感到一阵睡意袭来。显然，他被悄悄下药了，不一会儿，他便沉睡了过去……

当约翰尼醒来时，发现离炸弹爆炸只剩下5分钟了，他试着挣了挣手上的绳索，发现绳索竟然十分容易松脱。他匆匆解去绳索，外面漆黑一片，他来不及细想，就从窗口跳了出去，随即传来一声惨叫。

过了几天，关于约翰尼跳楼自杀的报道相继传开。神探夏洛克觉得大有蹊跷，在一番周密推理后，他成功抓捕了绑匪，但绑匪只承认在底层仓库软禁并恐吓了约翰尼，绝无谋杀行为。夏洛克神情凝重地说："不，他绝不可能是自杀。"

亲爱的读者，你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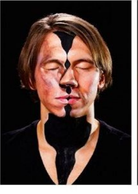
超级视觉　难以置信的人体彩绘

这次，小编为大家带来一组令人拍案叫绝的人体彩绘。

第一张照片里，艺术家在一张男人的脸上，绘制出了两个男人的侧脸。

第二张照片里，有一个褐色的笔筒，插着许多五颜六色的笔。但仔细看，这些笔其实是人的手指！

人体彩绘艺术家利用惊人的画技，以假乱真，令人难以置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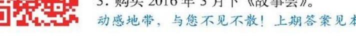






想知道答案吗？

1. 您可直接扫描左侧二维码。
2. 登录 http://t.cn/R4SwrnH。
3. 购买2016年3月下《故事会》。



动感地带，与您不见不散！上期答案见本期P49。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1月优秀作品选登　主题：借

@三传一反吖　儿时家穷，连过年包饺子用的擀面杖、蒸包子用的蒸笼都得借隔壁刘爷的，归还时，还得给人备上一屉包子、饺子和一瓶酒以表谢意。又到年关，姥爷差我上隔壁家借，可这次刘爷说什么也不给借了，我悻悻而归。姥爷得知后，竟从柜中变出了蒸笼和擀面杖，笑道："好，今年他儿子要回家过年了。"

@人自本身　那天，我和老婆去医院看望岳母。走到门口，听到岳母说："老头子，快来帮我梳梳头，等会丫头到了，看到我这副德行，会难过的。"岳父拿来梳子，轻轻地梳了一下，借故问："老婆子，疼吧？疼了就喊一声。"岳母娇嗔道："死老头子还把我当小孩，怕疼我能活到今天么？"我偷眼看老婆，她眼里已噙满泪水。

@我爱读科幻　市委书记要来看望五保户赵大爷，镇上王书记看着赵大爷那摇摇欲坠的破房和门前的烂泥路，愁眉紧锁。这时，村主任凑了上去："王书记，要不我们借户人家来安顿他？"王书记瞪了村主任一下，突然眼前一亮……第二天，市委书记在干净温暖的医院病房里，亲切看望了"生病"的赵大爷。

@四季春风80　今天领到红彤彤的结婚证书，妻子对我说："缘分真是奇妙，那天如果不是你妈妈来向我妈妈借擀面杖，我们也不会认识，更不可能成为夫妻。"我看着妻子幸福的笑脸，想起一年前的那个晚上，我老妈自信满满地对我说："放心，只要我一出手，一定帮你把对门那个女娃子追到手。"

@孙实诚　儿子吃过午饭，从书橱挑了几本书拿到学校，下午放学就又全拿了回来。第二天一早，儿子抱着盆花又要出门。"你干吗，昨天拿书今天搬花？"我喊住儿子。儿



故事会■新浪 微故事大赛

3月征集主题：完美

《故事会》杂志和新浪微博（weibo.com）联合主办的微故事大赛邀请您用最短的文字，写出最精彩的故事！

本次大赛所有作品通过新浪微博平台征集（@故事会微故事大赛），每月一个主题，当月设金奖1名，奖金1400元；银奖2名，奖金700元；优秀奖13名，奖金150元，优秀作品将在每月《故事会》上刊登。1月主题结果已经揭晓，详情请登录故事中国网（www.storychina.cn）查看。

3月微故事征集主题：完美。你见过完美的人，遇过完美的事吗？发散你的思维，展开你的想象，谈谈你对完美的理解，我们期待你的故事。正文字数在130以下，力求情节出人意表，立意隽永深远，文字鲜明生动。本月的微故事达人或许就是你！截稿日期：3月21日。（本期刊物特别选登1月微故事大赛优秀作品）

子“嘘”了一声：“小点声音，我们学校检查呢。”“查什么？”“昨天书香校园，今天绿色校园。”

@修武张敬中　老牛逛商场时碰到了女婿小乔，被死拉硬拽拖到了家里。爷俩喝酒喝得走路都不稳了，小乔只得回房去睡觉。女儿嗔怪老牛：“爸，小乔与我闹别扭，我把他关在门外几天了！这不，你又被他当枪使了！”老牛抬头望了女儿一眼：“唉，当初你姥爷如果愿意被当枪使，我与你妈就不会离婚了！”

@十耘　为调查保姆杀人案，我们走访了家政中心负责人赵某。她显然受了刺激，失神不语。我安慰道：“我干了这么多年公安，还不是和你一样，完全没想到一个保姆为提前发薪，竟残忍地毒害了老人。”“不一样，她经手的老人都没超过一周，”赵某眼神发直，“可好多家庭在得知这些情况后，点名雇她……”

@jlsclxlhw　单位要交年终总结了，我刚写完，小李说：“快给我借鉴下。”次日，我问小李用完没，他说用完了，说着随手把两份都给了我，让我一起交。我一看，他写的基本跟我的一样，只是改了落款和时间。“唉，咱俩这不成雷同卷了？”小李笑着说：“反正也没人看！”我不解：“那你咋还把时间改在我前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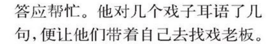
本期主题：戏台上下

老百姓爱看戏。因为每当幕帘一拉开，那些五花八门的角色就那么近距离地站在台上，在台下看得真真切切。台上一亮嗓，台下一吆喝，动有动的热闹；台上眉目传情，台下目不转睛，静有静的巧妙。台上演着悲欢离愁，台下品着酸甜苦辣，戏味儿也是人情味儿。今天，就给大家讲讲戏台上下的有趣故事，赶紧泡壶好茶，弄碟花生呗，因为好戏这就开场喽——

智闯戏班

有个叫肖光际的书生，为人正直，扶正祛邪，远近有名。有一次，他到外县办事，在一家饭馆吃饭时，被几个戏子认了出来，他们恳求肖光际为他们主持公道。肖光际问明缘由，原来是戏老板嚣张跋扈，克扣了他们的工资。肖光际气不过，便





答应帮忙。他对几个戏子耳语了几句，便让他们带着自己去找戏老板。

到了戏班，肖光际对戏老板说：“我叫曹肃，学艺十年，听说贵班子招艺友，特来应招。”老板问：“你能演什么角色？”肖光际答：“吹打弹唱，样样都会；生旦净丑，门门在行，只是都不精。”老板有些不放心，那几个戏子就在边上打边鼓，说曹肃最擅长生角，老板想了想，便收了肖光际。

第二天上演《打金枝》，肖光际扮演小生郭暧。锣鼓一停戏开演，他上场就念开场白：“正月立春雨水，二月惊蛰春分，三月清明谷雨，四月立夏小满，五月芒种夏至……”念到这里，台下看戏的人们哄堂大笑，有的起哄道：“这是什么戏词儿呀？老板招牌要砸啦！”

戏老板气得要死，跑出来指着肖光际大骂，肖光际却笑道：“老板，我来时不是讲了，‘都不精’嘛。”老板气得七窍生烟，让他滚蛋，肖光际可不管，向老板讨要起工钱，

老板一口回绝！

肖光际就到县衙门擂鼓喊冤，状告戏老板克扣自己工钱。县太爷传来戏老板，斥问他可有此事。戏老板战战兢兢地说："县太爷，他……他唱不好戏。"县太爷问肖光际："你是唱不好戏吗？"肖光际答道："启禀太爷，唱得好是一天三吊钱，我唱得不太好，只定一吊钱一天。"县太爷又问肖光际："你唱了多久？"肖光际答："我从正月立春唱起的，到今天为止，整整一百二十天。"县太爷说："好吧，戏老板付给他一百二十吊钱，当面点清！"戏老板急忙申辩："太爷呀，不能这样断，他……他是用嘴巴唱……念的。"县太爷火冒三丈，猛拍惊堂木："唱戏不用嘴巴唱，难道你是用屁股唱的？再要多嘴，大刑伺候！"

戏老板吓出一身冷汗，不敢多言，只得乖乖拿出一百二十吊钱，付给了肖光际。肖光际拿到钱，就去分给那些戏子啦！

演状元

有个县官爱财如命，百姓皆知。这天，一个叫十麻子的戏子给这个县官编了一出戏。戏开演时，县官也去看了，可他一看台上演的竟是自己，简直气坏了。他戏没看完就回到县衙，把演县官的十麻子传来问话。

十麻子倒一点不紧张，他故意戴着一顶状元帽，穿着一身状元服，大摇大摆来到县官面前。

县官见了，怒吼起来："无礼的十麻子，见了本官怎么不磕头？"

十麻子指指衣帽，说："我是状元，你是小小的七品县官，为何要我磕头？"

县官怒道："你在演戏，分明是假的！"

十麻子一笑，说："你既然知道是假的，为何还要传审我？"

县官一听，张口结舌，半天说不上话来，只好干瞪着眼，看着十麻子又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闹戏场

清朝末年，有个叫乐贤的讼师，足智多谋，爱替穷苦百姓打抱不平。有年春忙季节，宁波道台来镇海巡视，县官拍马屁，请戏班子演十天大戏，顿顿有丰盛酒菜，十分热闹。

乐贤听到消息，叫一个种田人穿着蓑衣、戴着大大的笠帽，故意



站在县官、道台面前看戏。县官和道台正津津有味地看戏，却被突然挡住了视线，不禁都火冒三丈。县官立即喝令手下将此人带下去打一顿。

这时，乐贤走过来，说："打渔落洋生，种田拔夜秧，道台要巡洋，路上断人行，你这小畜生竟敢在此时大模大样看戏，可知罪吗？"

种田人点点头，转身退走，而一旁的县官和道台，知道乐贤在借鸡骂狗，可又句句在理，两人脸红耳赤，乖乖地下乡巡视去了。

难不倒的金千法

从前有个艺人叫金千法，他文化程度不高，可思路敏捷，出口成章。当时县里有个姓赵的知事，听到金千法的名声，心有不服，便找来金千法，想刁难刁难他。

这天大清早，金千法来了，赵知事对他说："听说你能'见啥唱啥'，今天我就来考你一考，如何？"金千法知道对方是有意来找茬的，他也不慌乱，说："大人高看我了，不知大人要听啥？"赵知事说："我今天要听你现编现唱，你会吗？"

金千法爽快答应："好，那大人叫我唱啥呢？"赵知事见金千法手里捏着长烟盅，就随口说："你就唱这根烟盅吧！"

金千法将烟盅往鞋底"秃"地一敲，踩灭了烟火后，张口就来了：

"三月里来是清明，桃红柳绿百草青，为了斫根烟盅杆，手捏茅刀穿山林。面朝竹山步不歇，绕过小道路不平，三脚并作两步行，满眼风光看不尽。你看那，油菜花开黄如金，萝卜花开白如银，草籽花开满天星，豌豆花开调龙灯，桐梓花开金钟形，柴把花开红津津，荞麦花开摇纷纷，罗汉豆花黑良心。呀！花草也有各样心，难怪世道不公平……"

金千法唱得字正腔圆，押韵合辙，张口就来，恰似高山流水，滔滔不绝，在场人无不暗暗叫好。

就这样从清早唱到中午还没停，赵知事饿得肚子咕咕叫，金千法却越唱越来劲。赵知事不得不尴尬地问："喂，你还有多少？"

金千法笑着回答："早呢，刚起了个头呢！唱到现在，连做烟盅杆的竹还没挑好呢！竹子挑好要斫，斫好要削，削好要砂纸砂过，砂好要漆，还要到铜店去配烟盅头……这真是老鼠拖木锨——大头

假包拯唱戏惩凶

还在后头呢！”

赵知事不禁“啊”的一声：“算了，算了，我快饿死了！你果然名不虚传，确实是个‘草木才子’啊！”

这天，戏台上正演着有名的京戏《铡美案》。只见那包拯端坐公堂之上，就等喊冤叫屈的秦香莲上台了，可突然有位妇人走上台来，一下子跪在包拯面前，哭道：“青天大老爷，请为民女做主啊！”

饰演包拯的相五爷一时有些乱了阵脚，只好硬着头皮把这场戏应付下去。在“包大人”的询问下，那妇人哭诉了冤情——她有个女儿刚满十五岁，被村里的无赖邝秃子糟蹋后跳了井。她去县衙告状，可因邝秃子的舅舅在县衙里当师爷，根本告不了他。

相五爷听罢，渐渐融入“剧情”，他命衙役速去捉拿案犯。此时，邝秃子正坐在台下看戏，没想到衙役二话不说就把他往台上扯。邝秃子喝问道：“你们是活够了，不知道我舅舅在县衙里吗？”见他耍横，有衙役便讲软话：“演戏呢，配合一下呗！”

邝秃子一听这话，乐了：“想你们也不敢把老子咋样！”于是，他昂首挺胸地上台，却见大堂上的包拯目光甚是威严，加上衙役们又手执刑杖立于两侧，他不由得怯从心生，以为真的入了县衙的大堂，立马双膝一软跪在包拯面前。包拯厉声喝道：“邝秃子，你可知罪？”

“我何罪之有？”

“还敢狡辩？还不快从实招来！”恰此时，衙役那威武之声也响彻台前幕后，台下观众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邝秃子浑身哆嗦，道：“包大人饶命，小人知罪。”

“知罪就好，”说着，包拯把早已写好的一纸文书往他面前一扔，“签字画押！”

衙役硬拽着邝秃子的手，让他画了押。一会儿，包拯发话道：“给我重打四十大板！”话音刚落，早已手痒的衙役们，手起杖落，邝秃子的屁股被打得皮开肉绽……

他的舅舅得知此事后，气得发疯，扬言要报复。后来，因为有邝秃子画押的文书，又有众多乡亲们的证言，府衙的人很快就将邝秃子和他的舅舅收押，判了重刑。

老百姓听说后无不拍手称快，都说假包拯替民申了真冤情。

（本栏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吃人的今贝兽

胡财华



明朝时，有个人叫张大德，他无父无母，因为家里很穷，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媳妇。

有一天，张大德听人说村子不远处的大山里有一只“今贝兽”，长得是虎头牛身鹿尾，可以变出很多金银财宝，谁得到它谁就能发财。张大德想发财都想疯了，便决定去大山里碰碰运气。张大德一路风餐露宿，专挑偏僻的地方走，没想到那今贝兽还真被他给找到了。

今贝兽果真长着虎头牛身鹿尾，只不过只有兔子般大小，它看到张大德也不逃跑，走过来对他说：“你是我命中注定的主人，我已经等你好久了。”张大德见今贝兽居然会说话，便更加相信了传言，他问今贝兽：“他们都说你能变出金银财宝，这是真的吗？”

今贝兽说：“当然是真的，你想要多少钱财我都能给你变出来，不过每次我需要吃一些东西，才能有法力。”张大德兴奋不已，急忙说：“那你赶紧给我变三百两银子出来，我想让自己阔绰一把。”

今贝兽说：“这个没问题，不过我需要吃一只兔子。”张大德二话不说，抓了一只兔子给今贝兽。今贝兽吃了兔子，身体长大了一些，等了一会儿，果真从嘴里吐出三百

两银子来。张大德高兴坏了，揣好银子，抱着今贝兽就回了家。

张大德有了钱，日子过得十分舒坦。不过很快，张大德就不满足了，他看到镇上的财主穿金戴银，家里还有几房老婆，他心里就痒起来。于是张大德买了一只兔子回家，让今贝兽再给他变三百两银子。可是今贝兽说：“我现在身体变大了，只能变出一千两的银子，不能再变三百两了。”

张大德高兴地说：“一千两更好啊，你赶紧吃了兔子变吧。”

今贝兽摇头说：“要变一千两银子，吃兔子就没用了，我得吃一个活人才行。”张大德吓了一跳，说：“杀人可是犯法的，我可不敢去做啊！”今贝兽说：“你放心吧，有我的法力做遮掩，没有人会知道这事儿跟你有关的，你只要将那个人引到家里来就可以了。”

张大德有些犹豫，但经不住一千两银子的诱惑，还是决定照办。张大德想起自己在村里有个仇人，曾经羞辱过他。他找到仇人家里，对着仇人破口大骂，仇人一听张大德骂他，冲出来就要教训他。张大德返身就跑，一路狂奔回了家里。仇人骂骂咧咧地追进来，只听“嗷”的一声，还没看清楚情况，就被今贝兽给扑倒吃掉了。张大德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今贝兽一边吃，一边身体不住地长大，渐渐地就长成跟老虎差不多大了。张大德心里有些害怕，不过今贝兽一会儿就吐出了一千两银子，张大德心中又禁不住高兴起来。

仇人失踪的消息很快传开了，村里也来了官差，张大德吓得门儿都不敢出。过了几天，张大德却意外听说案子已经结了，说是仇人去河边捉鱼，不小心掉进河里淹死了，尸体已经打捞起来，过两天就要埋了。仇人不是被今贝兽吃进肚子里了吗？张大德心里奇怪，就问今贝兽到底是怎么回事，今贝兽得意地说：“那是我用法力使的障眼法，不是真的，所以你就放心吧，不会查到你头上来的。”

张大德心中的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用那一千两银子娶了个漂亮的老婆，剩下的钱则买了田地，当起了地主。起初，张大德还担心老婆嫁到家里会看到今贝兽，后来他才发现，除了他自己，其他人根本就看不见今贝兽。这样一来，张大德就更放心了。

转眼一年过去了，张大德再没有向今贝兽要过钱，只是他的老婆一直怀不上孩子，张大德便琢磨着



续一房小妾，给自己生个儿子。

这天，镇上来了个大商人，光车队就有一百多辆，车队里还带着几个漂亮的女人，个个长得如花似玉，张大德看了十分喜欢。那商人说这些女人都是他从西域买来的奴隶，专门卖给有钱人做小的，一个一万两。张大德不禁咋舌，想不到一个女人居然会这么贵。可他又实在喜欢，想起家中的今贝兽，张大德咬了咬牙说："我要买一个，你等等，我回去拿钱。"

张大德回到家，把想买妾的事情给今贝兽说了，今贝兽听了后说："这个不难，不过这次我要吃你的老婆。"

张大德一听又吓了一跳，他知道今贝兽要吃人，所以不敢轻易找今贝兽要钱，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今贝兽要吃的居然是自己的老婆。张大德心中有些犹豫，不过想起自己看中的那个漂亮的西域女人，张大德把牙一咬，答应了。今贝兽吃下了张大德的老婆，身体又变大了一倍，这让张大德隐隐觉得有些不安。不过和上次一样，今贝兽很快吐出了一万两的银票。张大德一看到钱便啥也不想了，拿着银票去买回了漂亮女人。

两天后，村里人都得知张大德的老婆死了，有人说她是让张大德娶小妾给活活气死的。这样的风言风语传了一阵很快就平息了，张大德也就放下心来。

抱得美人归之后，张大德天天缠绵床榻。小妾的肚子倒也争气，很快给张大德生了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张大德对这个儿子稀罕得不得了，每天都抱着不肯放。

儿子出生后不久，女人就对张大德说："我们也不缺钱，何必还住在农村，我们去城里住吧。"张



大德一听是这么个道理，便同意搬去了城里。

到了城里，张大德算是开了眼界啦，人家城里的有钱人花钱如流水似的，宅子里更是仆从如云，那才叫有排场呢。张大德看了十分眼红，可是养那么多人可是一笔不菲的花销啊，他思来想去，终究还是去找了今贝兽："我需要十万两银子，我要仆从如云，受人敬仰。"今贝兽说："这也不难，不过这次我需要吃掉你的小妾和儿子。"

张大德一听犯了难，他现在最宠爱的就是自己那漂亮的小妾和白白胖胖的儿子了，要拿他们来喂今贝兽，张大德始终舍不得。犹豫再三，张大德难以决断，就对今贝兽说："你让我考虑三天，三天后我给你答复。"

今贝兽说："有什么好考虑的，有了钱，什么漂亮的女人得不到？而且你还年轻，孩子没了也还可以再生。如果没有钱，你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你永远也不可能过上仆从如云、受人敬仰的生活了。"张大德被今贝兽这么一劝，终于狠下了心，把自己的小妾和儿子带到今贝兽面前，让它吃了。

不过这次却不同以往，今贝兽吃下了张大德的小妾和儿子，却没有像以前一样吐出银子来，它的身体再次长大了一倍，足有房子那么高了，同时额头上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贪"字，它对着张大德露出了血盆大口，说："好了，接下来我该吃你了！"

张大德大吃一惊，问："你为什么要吃我？我可是你的主人！"

今贝兽说："没错，你是我的主人，我就是你心中的贪念，你的贪念滋长，我的身体也就变大。其实我并不喜欢吃人，我变钱财也不需要吃东西来提供法力，我跟在你身边，只是想要吃掉你的人性而已，那才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你为了自己心中的贪欲已经丧失了所有人性，现在的你对我而言已经没有丝毫价值了，我只能吃掉你，去寻找我的下一个目标了。"

今贝兽说完，仰天咆哮一声，向着张大德猛扑了过去……

当天下午，张大德的小妾和儿子被发现掉进水井里淹死了，而张大德则被发现吊死在自家屋梁上。官府派人来调查，将张大德的小妾和儿子定性为失足落井而亡，张大德则是因此受到打击而自杀。案子像之前一样，了结得不留痕迹。

（题图、插图：安玉民 梁 丽）



开　灯

孙凡利

老王最近捞了个新差事，有个楼盘的开发商请他每晚去新房里开电灯，以此造成楼盘热销的景象。这活儿听上去简单，实则不然。

这不，老王还没干几天，开发商就找到老王，说他干活不动脑子。老王不解，开发商气鼓鼓地说："这灯呀，不能逐户开，要上面亮一户，



下面亮一户，左边亮一户，右边亮一户，这样才更逼真。"老王吸取了教训，当天晚上就如法炮制，一通下来，把老王累得汗流浃背。

可过了两天，开发商又找到老王，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老王彻底傻了，我怎么又错了？开发商说老王脑筋不打弯，光知道无规律开灯，不知道关灯也要如此，不能说关就把灯一起关了。老王这才明白，答应立马改正。

开发商不放心，专门安排人监视老王的工作。可一连看了几天，房间里的灯，果然是"逼真"地亮起，"逼真"地灭掉。看来老王还真是卖苦力了呢！

到了月底，老王去找开发商领薪水。开发商发现老王不仅没瘦，反而还胖了一圈。这可怪了，天天楼上楼下跑来跑去，咋还能长出一身膘呢？

这天晚上，开发商一时兴起，亲自来视察情况了。他发现老王正躺在宿舍睡大觉，再往楼上瞅瞅，发现房间的灯却不时地亮起。开发商纳闷了，这几栋楼一套房都没卖出去，灯咋会自己亮起来呢？他问老王："这到底是怎么搞的？"

老王揉揉眼，打着呵欠说："为了装得更像，我把钥匙分给了附近的农民工，让他们每人选一套房子住，所以……"



老鼠去哪儿了

邵福军



大东在山区有座老房子，一直闲着，他想把它租出去，赚点钱。

第一个租户是个开旅馆的。可没过几天，租户却坚决要退房："你这房子里老鼠都成灾了，客人都被吓跑了！"

怎么会有老鼠呢？大东突然想到，老房子后面紧挨着一座废弃的粮库，这么多年，那里的老鼠都快成精了吧！他一阵后怕，赶紧给人家退了房钱，然后，大东在屋里撒了鼠药。第二天，他从屋里收走了一堆死老鼠，重新开始招租。

第二个租户是个卖食品的。可三天后，人家也坚决要求退房，因为他的食品都让老鼠吃光了……大东二轮灭鼠后，又迎来第三个租户，是个卖衣服的，可几天后，人家拎着被老鼠咬烂的衣服，也来找他算账。此后，大东的房子就恶名在外，一直没人租了。

就在大东发愁的时候，来了个光头男人要看房，可看着看着，忽然头顶"哗啦"一声响，一块天花板掉了下来，一同掉下来的，还有三只肥硕的大老鼠！

光头男被吓呆了，正要咆哮，却突然平静了下来，神秘地看了大东一眼，掏出一叠现金塞给大东，说："这房我要了，这是定金！"大东傻了：幸福来得太突然了吧！

这天，大东老婆关切地问："听说新租客也是做生意的，他没再抱怨房子里有老鼠吧？"大东说："没啊，我本来还挺担心的，但好像老鼠确实都不见了。"老婆随口一问："他做什么生意？"

"烤羊肉串的……"

"什么？"老婆瞪大了眼睛，喊道，"天啊，我知道老鼠去哪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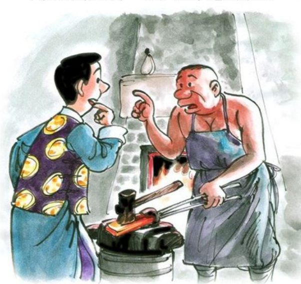
瑕 疵

■ 张 维 编译

有个英俊的小伙子，一门心思想生个漂亮的孩子，因此他对未来妻子的容貌要求很高。

小伙子无意中得知，邻村有位铁匠，他有三个美若天仙的女儿，如果能娶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位，小伙子的目标就能实现。

这天，小伙子找到铁匠，说明了来意。铁匠也一眼看中了这位帅气的小伙子，便答应让他与自己三个女儿都约会一天，从中选出最合适的妻子人选。



三天后，铁匠来问小伙子约会的感受。

“您的大女儿美丽大方，冰清玉洁。”小伙子说道，“但是她有一点瑕疵，她走路有点内八字。”铁匠点点头，没有多言。

“您的二女儿花容月貌，风姿绰约。”小伙子接着说道，“但她也有一点瑕疵，她耳朵后面有一小块褐色的胎记。”铁匠依旧点点头，默认了。

当小伙子说起铁匠的小女儿时，他不禁喜上眉梢：“您的小女儿天生丽质，美艳绝伦，最重要的是，我在她身上找不出任何瑕疵，她就是我要找的姑娘！我们的下一代肯定是最漂亮的孩子！”铁匠笑着点点头，同意了这桩婚事。

婚后不久，他们的孩子呱呱落地，可令小伙子意外的是，这个孩子长得又黑又丑，与小伙子毫无相似之处。小伙子跑到岳父面前伤心落泪：“岳父，为什么我们这样漂亮的父母生下来的孩子却这样丑？”

“是这么回事，”铁匠向小伙子解释，“当时你只看到我的小女儿外表完美无缺，但是作为她的父亲，我知道她也有瑕疵——和你结婚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了！”





千金难买看海屋

■ 寒　汐

亚当住在一个海滨旅游城市，但他住的地方很小，是海边半山腰上一间小小的平房。他一直想攒钱买一套大点的海景公寓。

这天，亚当兴冲冲地来到一家叫“海湾月色”的海景楼盘售楼处，向经理递上了一张支票，上面的数额已经是他的全部身家。

经理看了看支票，遗憾地说：“对不起，先生，就在今天早上，我们的楼盘价格又上浮了百分之十，您的存款还是不够付首付。”

亚当立马喊道：“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楼盘落成才短短半年，都已经涨价了三次啊！”

经理耸耸肩道：“没办法，千金难买看海屋嘛！”

亚当失望地回到自己的小平房，望着大海满腹惆怅，他耳边反复回响着售房经理的那句“千金难买看海屋”，一想到就来气，可气着气着，亚当的眼睛突然亮了。

几个月后，亚当又来到了“海湾月色”售楼处，递上了足够首付金额的支票。经理很吃惊，问亚当怎么这么快就筹够了钱。

亚当笑着说：“多亏您的提醒呢！”他打开手机，给经理看了一段视频，画面中，人们在一间造型精良的小白屋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每个人的神情既新奇又兴奋。

这间小白屋有很多隔间，每个隔间前都装有落地玻璃窗，用的是那种镀膜玻璃，房子里的人能看到外面，而外面的人却看不到里面。

经理惊讶地大喊：“妈呀！你竟然造了一间海景厕所！”

亚当说：“千金难买看海屋，我的海景厕所生意很不错呢！”



天价奢侈品

■ 沐　雨

周顺已人至中年，这天上班时，他接到老婆打来的电话：“老公，今天是你的生日，我要送你一份大礼。”

周顺这才意识到，自己忙得把生日都忘了，他问：“是啥呀？”老婆却卖起关子，声称这份礼物少说也值一百万，她让周顺猜，猜中了给她回电话。听到“价值百万”几个字，周顺浑身一震。见他吃惊的样子，几个同事围过来凑热闹，等问清了事由，有同事便感慨道：“老周，你算熬出头啦，儿子就快上大学了，老婆又那么体贴，肯给你备那么大份的生日贺礼！”



说起儿子，周顺暗暗苦笑：自从儿子呱呱落地，奶粉、尿布、玩具，上学，上各种补习班……这小子的成长，差不多就是用钱堆起来的，从出生到现在几乎把老子都榨干了。好在儿子就要考大学了，自己也该歇一歇，不必再像陀螺那样拼命飞转了。再说起老婆，确实是个体贴的女人，逢年过节，总不忘给周顺准备点小礼物。可周顺想不通，凭自家的经济条件，一百万的奢侈品是肯定买不起的呀，难道老婆中大奖了？

同事们也好奇心大发，催着周顺打电话给老婆，揭晓谜底。

电话接通了，周顺问老婆：“好老婆，究竟是什么大礼呀？你确定价值一百万？”

“嗯，我算过，只多不少！”

果真是大手笔，同事们惊呼声四起。周顺心也怦怦跳，热血沸腾地说道：“你不会真中大奖了吧？快说是啥？我都快激动死啦！”

“我怀二胎啦！”老婆在电话里兴奋地说道。

（本栏插图：包丰一　顾子易）